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十八

史林十

海甯王國維

胡服考

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

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

趙世家同

其制冠則惠文

蔡邕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劉昭補注又名鷄鶡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

以金貂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又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鷩尾爲鷩冠云

中略

鷩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

趙武靈王以表勇士秦施安焉

案胡服之冠漢世謂之武弁又謂之繁冠古弁字讀若盤繁讀亦如之疑或用周世之弁若插貂蟬及鷩尾則確出胡俗也其插貂蟬者謂之趙惠文冠惠文者趙武靈王子何之諡武靈王服胡服惠文王亦服之後世失其傳因以惠文名之矣其加雙鷩尾者謂之鷩冠亦謂之鷩鷩冠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鷩鷩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鷩鷩讀曰私鉞頭兩字三音蓋以鷩鷩爲帶鉤之師比

然史記佞幸傳云孝惠時郎中皆冠鷄鷄貝帶說  
文解字鳥部亦云秦漢之初侍中冠鷄鷄則淮南  
書之鷄鷄確爲鷄鷄之誤又冠名而非帶鉤名也  
如是胡服冠飾既有貂蟬鳥羽之殊而鳥羽中又  
有鷄與鷄鷄之異然用武冠則同其插鷄鷄或貂  
蟬蓋無定制恐自趙時已然漢初侍中插鷄鷄中  
葉以後易以貂蟬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曰郎中侍從者著貂  
羽黃金附蟬號爲侍中則侍臣之易貂蟬  
自武帝時已然矣而以插鷄鷄者爲武臣冠故續漢志分別  
言之至鷄鷄與鷄同爲雉屬說文解字鷄鷄鷄也  
鷄赤雉也鷄似雉出上黨二者相似故得互言之  
其冠漢時有武冠武弁繁冠大冠諸名晉宋以後  
又謂之建冠又謂之籠冠晉隋志蓋比餘冠爲高大  
矣

其帶具帶

趙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  
傅王子也

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鷓鷯而朝

案具帶具帶國策淮南互異史記及漢書匈奴傳  
皆云黃金飾具帶一姚宏戰國策續注引漢書作具帶賈誼新書匈奴

奴篇云繡衣具帶而史漢佞幸傳及今本穆天子  
傳均作貝帶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穆天子傳作具帶二字形相近故傳

寫多訛顏師古注漢書佞幸傳云貝帶海貝飾帶  
然此帶本出胡制胡地乏水得貝甚難且以黃金  
飾不容更以貝飾當以作具為是具帶者黃金具  
帶之略猶漢書雋不疑傳之云櫛具劍王莽傳之  
云玉具劍也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

後世以其飾名之或謂之校飾革帶吳志諸葛恪傳或謂

之鞍飾革帶御覽引或謂之金環參鏤帶同引鄴

或謂之金梁絡帶金樓子或謂之起梁帶新舊兩唐書輿服志說見

後凡此皆漢名胡名則謂之郭洛帶高誘淮南主

術訓注私鉞頭郭洛帶係銚鏞也顏師古漢書匈

奴傳注引張宴曰鮮卑郭洛帶瑞獸也東胡好服

之魚豢典略謂之廓落帶御覽引吳志諸葛恪傳謂

之鉤絡帶御覽引吳書及吳錄皆作鉤絡帶宋書禮志袴褶服之絡

帶即郭洛帶鉤絡帶之省也黃金師比者具帶之

鉤亦本胡名楚辭大招作鮮卑王逸注鮮卑緄帶

頭也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作犀毗高誘淮南

注作私鉞頭皆鮮卑一語之轉延篤所謂胡革帶

鉤是也古有大帶有革帶玉藻記大帶之制曰弁

紐約用組三寸是大帶無鉤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衣有襜帶有結此不明言其爲大帶革帶有結則亦無鉤矣然古革帶當用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史記齊太公世家云管仲射中小白帶鉤荀子禮論篇縉紳而無鉤帶紳爲大帶則鉤帶或指革帶皆古帶用鉤之證然其制無考其用黃金師比爲帶鉤當自趙武靈王始矣

### 其履鞞

廣韻八戈引釋名鞞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引釋名鞞本胡名也趙武靈王始

服之

案今本釋名云鞞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鞞鞞



鞞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無趙武靈王始服事  
蓋今本訛脫廣韻與御覽所引亦非原文皆隱括  
其意疑趙武靈王始服之一語釋名本繫於鞞鞞  
鞞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下

其服上褶下袴

史記趙世家當道者謁簡子曰及君之後嗣且有革  
政而胡服張守節正義胡服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  
也

案胡服之衣趙策及趙世家皆無文自來亦無質  
言之者惟張守節正義以唐之時服當之唐之時  
服有常服袴褶二種謂日常所服者今定以爲上褶下袴  
卽以後世所謂袴褶服當之者由胡服之冠帶履  
知之也漢書武五子傳故昌邑王衣短衣大袴冠

惠文冠則惠文者袴褶服之冠也晉書輿服志宋書禮志皆云袴褶之服腰有絡帶以代鞶革絡帶者具帶之胡名則具帶者袴褶服之帶也隋書禮儀志履則諸服皆用惟褶服以鞞則鞞者袴褶服之履也趙武靈王所服胡服冠褶服之冠束褶服之帶履褶服之履則其服爲袴褶可知此可由制度推之者也褶者上衣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褶與裳對文言之釋名褶襲也覆上之言也又留慕冀州人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大褶至膝則小者較膝爲短矣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皆褶爲上衣之證也

案褶字古亦通作襲士喪禮襚者以褶鄭注古文褶爲襲說文解字衣部有襲無褶蓋用禮經古文然鄭元於喪禮之商祝襲祭服乃襲三稱及聘禮之裼襲鄉射禮大射禮士襲禮之袒襲諸襲字皆作襲獨於士喪禮襚者以褶從今文作褶

不從古文者是鄭以袷襲爲二字也且鄭於禮經諸襲字下不云  
今文襲爲裙是今文本有裙襲二字又喪大記於君裙衣裙衾作  
裙於凡斂者袒遷尸者襲作襲是今文禮家皆以裙襲爲二字也  
二字音義皆近裙謂一衣自有表裏襲則數衣相爲表裏裙爲衣  
名襲乃加衣之名然今文禮家分別用之辨微之意也又微論之  
則裙字又有二義玉藻禪爲網帛爲裙裙謂袷衣對單衣之網言  
之士喪禮祿者以裙則必有裳裙謂上衣對下衣之裳言之漢以  
後裙字亦兼二義又古者高低謂之上下表裏亦謂之上下釋名  
覆上之訓及顏師古云重衣之  
最在上者皆據二義爲說也

名云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蓋特舉其異於裳者

言之

案袴跨一字袴與今時褲制無異古無異說惟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謂今之套褲古之袴也今之滿褶褲古之禪

也蓋據說文脛衣釋名跨別之訓以爲言然二書但就袴隨言之  
以別於無跨之犢鼻禪非必謂跨之兩隨各別爲一物也漢書上  
官皇后傳爲窮袴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  
古曰窮袴卽今之緝褶袴也方言無網袴謂之鼻郭璞注袴無隨  
者今之犢鼻禪也是漢時下衣之有前後當及  
無隨者通謂之袴段氏以今之套褲當之非也

上短衣而下

跨別此古服所無也古之褻衣亦有襦袴內則衣  
不帛襦袴左氏傳徵褻與襦褻亦袴也然其外必  
有裳若深衣以覆之雖有襦袴不見於外以袴爲

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於乘馬之俗蓋古之裳衣本乘車之服至易車而騎則端衣之聯諸幅爲裳者與深衣之連衣裳而長且被土者皆不便於事趙武靈王之易胡服本爲習騎射計則其服爲上褶下袴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雖當時尙無袴褶之名其制必當如此張守節廢裳之說殆不可易矣

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

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齊策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

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中略

魯仲子曰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漢書藝文志鷩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鷩爲冠

案大招或云屈原所作或云景差二說不同要在楚頃襄王放原江南以後去趙武靈王之初胡服至少且十餘年故用鮮卑之語若田單之大冠修劍黃金橫帶大冠卽惠文冠黃金橫帶古服所無卽具帶也單攻狄之歲雖不可考然在復齊之後則後於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殆三十年矣鷩冠子未詳何時其書有趙武靈王篇知亦在武靈王以後故皆用異冠帶知戰國時之服胡服不限於趙國矣

至漢而爲近臣及武官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并服焉

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密冠鷄鶡貝帶

漢書景十三王傳廣陵王去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  
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又武五子傳故昌邑王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

又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  
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

東觀漢紀御覽卷六百八十七引光武初興與諸季市弓弩絳衣

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  
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又同上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

續漢志武冠亦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

又武冠加雙鷩尾豎左右爲鷩冠云五官左右中郎  
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鷩冠紗縠單  
衣虎賁將虎文綺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鷩冠  
虎文單衣

案上九事或箸胡服之冠或但箸其服或并箸冠  
服或并箸冠帶續漢志言五中郎將虎賁武騎等  
皆冠鷩冠而服單衣案漢之單衣如深衣制則但  
箸其冠者未必卽服其服也然其初冠服大抵相  
將如昌邑王所服者是蓋寬饒之斷其單衣者以  
未出殿門不及易服也又如東觀記所記光武之  
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雖但箸其冠及服之色而  
不箸服之種類然漢時赤幘絳衣實爲袴褶之服  
何以證之周禮司服鄭注云今伍伯緹衣緹赤黃崔

豹古今注云今戶伯絳幘纁衣纁色亦在赤黃之間與絳相類伍伯

者車前導引之卒見釋名續漢志古今注今傳世漢畫象中車

前之卒隨家莊畫象第一石及汶上縣城垣東西二石又山東金石保存所日本東京工科大學所藏各一石車前皆

有四人執畢及杖前導案續漢志云車前伍伯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則上五石中之軍前四卒確為伍伯無疑皆

短衣著袴由伍伯之絳幘纁衣為袴褶之服知光

武之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不獨冠胡服之冠亦

服胡服之服矣前漢侍臣及武官之服殆皆如此後漢以還頗有

變革或以胡服之冠為武官之冠而易其服如續漢志

所紀中以胡服之服為士卒之服以漢畫象證之如孝堂山東石室東壁畫

郎將等象中之持弓行刑者及持弓步行者又西石室西壁之持戈步行者與武梁祠第二石之怨家攻者皆短衣著袴知漢世士卒皆服

袴褶伍伯亦其一也而去其冠然猶用武冠之幘如伍伯其皆出

於古之胡服猶可得而求其蹤跡也然則後漢中

葉後袴褶之服但施於士卒而不及武官故崔瑗



諫魏太子書以褶爲虞旅之賤服也

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褶之名

江表傳

吳志呂範傳裴注引

呂範自請覲領孫策都督策曰子

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

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中略

範出便釋構著袴褶

執鞭詣閣下自稱領都督

魏志崔琰傳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

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深惟儲副以

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意雉兔

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

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夫獲罪於天世子報

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

亦去矣

案袴褶二字連文始見江表傳魏志言燔翳捐褶則袴褶之略也由此二事知漢末袴褶爲將領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爲魏太子馳騁田獵亦服此服自是復通行於上下矣

魏晉以後至於江左士庶服之

語林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

民名知人乃入洛從之日未至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卽逸民也

晉書郭璞傳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

又隱逸傳餘杭令顧颺以郭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

南齊書王奐傳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縵縷送袴褶

三千具令與分賦之

百官服之

魏百官名

御覽卷六  
百九十一引

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袖袴褶

隋案

書藝文志有魏晉百官名五卷  
則魏乃漢魏之魏非後魏也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

中外戒嚴之服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為

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鞞革中官紫標外

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

畋獵巡幸則惟從臣戎服帶鞞革文官不下纓武官

服冠

宋書禮志標作標武  
官服冠作武官脫冠

宋書禮志同上

未有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皆  
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一語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令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

則百官文武咸服之

陳天嘉  
令同

晉書楊濟傳濟嘗從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義熙起居注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御覽卷六百九十九引

安帝自荊州至新

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此據御覽所引書鈔引元年更服而諸侍官不備采衣袴褶疑有脫誤

宋書文九王傳時內外戒嚴普服袴褶

天子亦服之

晉書輿服志袴褶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

宋書後廢帝紀帝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

齊書東昏侯紀帝著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稍

戎服急裝不變寒暑

又高祖師至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

南史東昏侯紀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爲常服

案袴褶本天子親戎之服若宋之蒼梧齊之東昏以爲常服非晉宋以來故事故宋太皇太后令云昱弁冠毀冕長襲戎衣齊宣德皇后令云身居元首好是賤服危冠短服坐臥以之以是爲二帝罪狀也

然但以爲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起自戎夷此服尤盛

趙書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裴憲撰三正東耕儀中書令徐光

奏親耕改服青縑袴褶

至施之於婦女

陸翽鄴中記石虎時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

皆著紫綸巾孰錦袴褶

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

腰中著金環參鏤

帶

同上引

皆著五采織成靴

同上卷六百九十八引

後魏之初以爲常服

魏書胡叟傳叟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犍牛敝韋袴褶而已又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云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孝義傳顯祖崩王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至大除日詔送白袖袴褶一具與元威釋服

及朝服

魏書成淹傳太和中文明皇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朝散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曰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

本奉朝命不容改易高祖勅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使人惟齋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高祖勅送衣帽給昭明等

案裴昭明言使人惟齋袴褶是本欲以袴褶弔而魏人謂之欲以朝服行事是北人以袴褶爲朝服也昭明言比既戎服不可以弔是南人以袴褶爲戎服也

齊書魏虜傳虜主宏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

事

事字上疑奪一行字

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

罷小歲賀歲初一賀

案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初罷小歲賀先是太和十年正月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

國又夏四月始置五等公服至是五年而小歲賀時百官尚無寒朝服者蓋後魏本以袴褶爲朝服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至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然後嚴其法制矣

後雖復古衣冠而此服不廢

梁書陳伯之傳褚縉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

案籠冠者武冠亦卽惠文冠

見晉書輿服志  
隋書禮儀志

朱衣者

袴褶之色

見上所引魏書成淹傳及下  
所引宋書劉懷慎傳諸條

褚縉詩所詠正

袴褶服也縉與陳伯之入魏在梁天監元年

卽魏世宗

景明三年縉作此詩時距太和革衣服之制已近十年

而元會之時仍服袴褶蓋世宗以後又復用代北



舊俗也惟洛陽伽藍記一事與此不合記謂楊元慎含水噴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又謂慶之還梁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東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絺綾云云似南北衣服與上所徵引者相反然是時魏元會之服尚用袴褶則常服可知其所云短小褒博者殆不過同一衣制南北稍有大小長短之別而已隋則取其冠以為天子之戎服

隋書禮儀志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

案具服者朝服即通

天冠之服其制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阜領標襪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革帶玉鉤鏃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立組雙大綬立黃赤白縹綠純立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鳥寫加金飾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

纂嚴則服之

案北齊制略同

武臣之朝服

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帶佩綬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直閣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閣武弁絳朝服劍佩綬

嘉令陳天

案南朝武臣亦皆服武冠見隋志梁天監

取其服為天子田獵豫游之服

隋書禮儀志乘輿黑介幘之服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紫絲鞋長鞞襪田獵豫游則服之

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

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平巾黑幘玉冠枝金花飾犀簪

導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長鞞襪侍從田狩則服之

上下公服

隋書禮儀志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金烏皮

履革帶

中略

視朝聽訟則服之凡弁服自天子以下

內外九品以上弁皆以烏爲質並衣袴褶五品以上以紫六品以下以絳

案乘輿弁服既有裙襦是與袴褶服異而下復云並衣袴褶者蓋弁服或服裙襦或服袴褶二者通著猶唐之翼善冠進德冠或服常服或服袴褶也

武官侍從之服

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大將軍等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檔甲左右衛將軍等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檔甲直閣將軍等侍從

則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

案此兩云大口袴褶兩襠字皆衍文上所云紫衫絳

衫衫即褶也否則褶上加衫又加兩襠甲亦太贅矣

取其帶與履以為常服

隋書禮儀志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

省高祖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

舊唐書輿服志隋代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

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

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

蓋取於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製

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

唐書車服志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

紗帽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

三環

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

大唐六典殿中省尚衣局奉御職武弁金附蟬平巾

幘餘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

社纂嚴則服之

舊唐書輿服志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皆

武官及門下中書殿中內侍省天策上將府諸衛領

軍武候監門領左右太子諸坊諸率及鎮戍流內九

品服之其諸王府佐九品以上準此

平巾幘之服用其服

六典殿中省尚衣局奉御職平巾幘簪導冠支皆以

玉紫褶亦白白袴玉具裝真珠寶鈿帶著鞞乘馬則

服之翼善冠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

褶則與平巾幘通著

又太子內直局內直郎職平巾幘犀簪導紫褶白袴  
玉梁珠寶鈿帶著鞞乘馬則服之進德冠九璫加金  
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  
幘通著

又禮部郎中員外郎職凡百官平巾幘之服武官及

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冠及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起梁帶  
烏皮靴若武官陪立大仗加騰蛇襪

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  
六品已下用小綾應著袴

褶並起十月一日至  
二月二十日已前

案平巾幘之服卽是袴褶而六典於百官服乃分  
平巾幘之服與袴褶之服爲二者蓋名武官所服  
者爲平巾幘之服文官所服者爲袴褶之服取便  
於稱謂其實非有異也舊書輿服志云平巾幘簪  
簪導冠支五品以上紫褶六品已下緋褶加兩襠

騰蛇並白袴起梁帶鞞武官及衛官陪立大仗則服之若文官乘馬亦通服之去襴襜騰蛇六典於平巾幘下亦云冠及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靴而袴褶服下不言帶履意謂已見於上是平巾幘之服與袴褶爲一服之證也又新書車服志開元中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日大禮朝參官及六品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寶中御史中丞吉溫建議京官朔望朝參用朱袴褶此又六典朔望朝參用之袴褶專指文官所服者之證也若以爲二服則失之矣

常服用其帶與履

舊唐書輿服志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鞞皆起自魏周便於從事自貞觀以後非元日冬

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案唐百官常服袍衫用本品色帶之鑄數亦隨其品

餘與天子同

唐季褶服漸廢專用常服宋初議復之而未行

宋史輿服志袴褶之制乾德四年范質與禮官議故

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

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鞋

此謂今唐令

請造袴褶如今文之制其起梁帶制度檢尋未是望

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

然儀衛中尚用之

宋史儀衛志 文繁不錄

文昌雜錄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

晉書儀衛志中朝大駕鹵簿末大戟一隊九尺楯一



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  
一人

隋書禮儀志陳天嘉令領軍挺刃人烏總帽袴褶皮  
帶太子二傅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袴褶

案輓小輿持車輶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袴褶赤屬帶

廉帥整陣禁防平巾幘白布袴褶靴角五音帥長

麾青布袴褶岑帽絳絞帶都伯平巾幘黃布袴褶

武官問訊將士給使平巾幘白布袴褶又音樂志隋

制皇帝大鼓長鳴工人阜地苴文金鉦柗鼓小鼓中

鳴吳橫吹工人青地苴文凱樂工人武弁朱構衣橫

吹緋地苴文並爲帽袴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

布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皆準此

又皇太子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柗

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鏡吹工人武弁朱構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又正一品橫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柷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鏡吹工人武弁朱構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上同正一品四品柷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舊唐書輿服志民任雜掌無官品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品子任雜掌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平巾幘緋褶大口袴紫附構尚食局主食典膳局主食太官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綠幘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服之平巾五瓣髻青袴褶青耳屨羊車小史服之總角髻青袴褶刻漏生刻漏

童服之

唐書儀衛志千牛備身冠進德冠服袴褶

又皇帝仗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  
皮軒車皆四馬有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大口袴緋  
衫 凡五路皆有副駕士皆平巾幘大口袴衫從路  
色 大輦主輦二百人平巾幘黃絲布衫大口袴紫  
誕帶紫行滕鞋襪 尚乘直長二人平巾幘緋袴褶  
又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仗內給使百二十人平巾  
幘大口袴緋襪

又親王鹵簿幘駑一執者平巾幘緋袴褶騎次青衣  
十二人平巾青幘青布袴褶執青布仗袋 次節一  
夾稍一各一人騎執平巾幘大口袴緋衫 次府佐  
六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襪騎持刀夾引 象路一

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草帶居左一人  
緋襖襠大口袴持刀居右

案隋志與唐志例袴褶同色則連言某袴褶如云

緋袴褶青袴褶是也袴褶異色則云某衫某色大

口袴或但云某衫大口袴

凡袴皆白色故多不言色

舊唐志或云

緋衫大口袴或云緋褶大口袴衫褶互言知衫卽

褶然則上所云某衫大口袴或大口袴某衫者皆

袴褶服也

此胡服行於中國之大略也自漢以迄隋唐諸外國之  
服亦大抵相似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

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案中國古服如端衣深衣袴皆在內馳草棘中不

得裂弊袴而裂弊是匈奴之服袴外無表即同於  
袴褶服也

淮南汎論訓古者有整而縑領以王天下者矣高注  
縑領皮衣屈而紕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  
案襲褶二字通用然一句中用字不得互異恐褶  
乃摺字之訛反摺爲領所謂屈而紕之是匈奴衣  
韋褶也胡家對漢家言之也

說文解字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

下九字  
今本無

韻會引  
有之

魏志扶餘傳扶餘國人在國衣白布大袂袍袴履革  
鞮

吳時外國傳

御覽卷六百  
九十六引

大秦國人皆著袴褶絡帶

又扶南人悉著鉤絡帶

流沙墜簡補遺上著布袴褶纁履

又上丑年十四短小著布袴褶口下

案此二簡出和闐東尼雅城北乃魏晉間物紀是

時往來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

梁書諸夷傳芮芮國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

魏書蠕蠕傳肅宗賜阿那瓌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

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

又高車傳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使高車賜阿伏

至羅與窮奇各繡袴褶一具

隋書東夷傳高麗人皆皮冠北史作頭著使者北史

入皆插鳥羽北史鳥字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

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

殆與中國胡服同源至此服入中國後之制代有變革

其初有冠或加貂蟬蟬以黃金爲之

獨斷武冠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

續漢書輿服志武冠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案附蟬之制古無明文以後世通天冠例之則金  
貂及蟬殆加於冠前隋志引徐爰輿服注云博山  
附蟬謂之金顏案宋齊二志述通天冠制皆曰金  
博山顏則博山者通天冠之顏附蟬當爲武冠之  
顏矣故續漢志謂之黃金璫璫者當也當冠之前  
猶瓦當之當瓦之前矣

貂則有左右之別

後漢書宦者傳漢興置中常侍官皆銀璫左貂給事  
殿省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晉書輿服志武冠插以貂毛黃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宋書禮志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舊唐書輿服志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

案齊書輿服志言應劭漢官及司馬彪志並不見侍中與常侍有異惟言左右珥貂而已然范蔚宗已言漢初中常侍銀璫左貂後漢改爲金璫右貂則侍中左貂常侍右貂自後漢已然矣

漢時又於冠內加幘是爲平巾幘

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



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獨斷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宋書禮志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幘也知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

後或去冠而存其幘幘之色或赤或黑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服無定色冠黑帽宋志

案古者帽與幘相似黑帽卽黑幘也赤幘已見前

上綴紫標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冠黑帽上綴紫標宋志標以

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宋志

南史王琨傳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  
襪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中討謝晦有紫襪在匣中  
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

### 六朝亦間用冠

宋書劉懷慎傳孝武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  
第懷慎子德願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梁書陳伯之傳魏元會褚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  
袴上著朱衣

隋唐以後則惟用平巾幘而已袴褶之質魏晉六朝雜  
用縑錦織成紬布皮韋爲之隋則天子及皇太子褶以  
羅袴以布唐則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用  
小綾流外小吏亦用布焉

隋書禮儀志及大唐六典 均見前

褶之色漢魏以降大抵用絳及朱

東觀記及古今注

並見前

宋書劉懷慎傳德願著籠冠短朱衣

又元凶劭傳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

同載

齊書鬱林王本紀高宗使蕭謚等率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其上

梁書陳伯之傳南史東昏侯紀魏書成淹傳

前

然亦無定色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服無定色

宋志同

隋則天子及皇太子以紫百官五品以上亦以紫六品

以下用絳

隋書禮儀志 見前

唐則天子或紫或白皇太子以紫

大唐六典 見前

百官服色初與隋同後以品差爲四等

舊唐書輿服志五品以上紫褶六品以下緋褶

唐書車服志袴褶之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

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

袴皆白色又古之袴褶大抵褰博故有縛袴之制

宋書袁淑傳太子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

錦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淑斌及左右使以縛袴

又沈慶之傳劉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

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

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

齊書虞棕傳鬱林廢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

南史東昏侯紀 見前

隋書禮儀志陳天嘉令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

隋唐以後行從騎馬所服者頗窄小矣

隋書禮儀志煬帝時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惟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六年後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

案袴褶卽戎衣茲別袴褶與戎衣爲二者蓋自魏以來袴褶有大口小口二種

魏書蠕蠕傳

隋時殆以廣

袖大口者爲袴褶窄袖小口者爲戎衣否則無便不便之可言矣

舊唐書輿服志劉子立乘馬著衣冠議臣伏見比者  
鸞輿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騎馬夫冠  
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  
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  
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裙廣袖襜如翼  
如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固已受嗤行路有損威儀  
案子立此議以朝服之廣袖長裙爲不便於乘馬  
則唐時乘馬所服之袴其非褒博可知故儀衛中  
服袴褶者皆云大口袴以別之知乘馬之服非復  
廣袖大口矣

其帶之飾則於革上列置金玉名曰校具亦謂之鞬亦  
謂之環其初本以佩物後但致飾而已

吳書

御覽卷六百  
九十六引

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

以賜遜

吳志諸葛恪傳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鉤絡帶

吳錄

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

鉤絡者鞞飾革帶也

鄴中記

同上

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金樓子齊東昏侯自捉玉手版金梁絡帶

周書侯莫陳順傳順破趙青雀魏文帝親執順手解

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隋書禮儀志革帶今博三寸加金鏤鰈螳蝦鉤以相

拘帶

唐書車服志袴褶服起梁帶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

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

而已

朝野僉載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膝

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卽隱起作魚龍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舊唐書輿服志上元元年八月制一品以下帶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者聽之景雲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許不佩武官五品以下佩鞞鞞七事七事爲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也至開元初復罷之

唐文粹

七十

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有玉帶一首末

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傳云環者列佩用也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又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算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存者有八



夢溪筆談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鞞靴有鞞鞵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鞞鞵蓋欲佩帶弓劍帔悅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鞞鞵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鞞鞵如馬之鞞根卽今之帶鐙也

案以上帶具之名皆取諸馬鞞具吳錄謂絡帶爲

鞞飾革帶吳志及吳書謂之校飾革帶金校帶校

者卽朝野僉載之鉸具亦馬鞞之飾也宋史儀衛

志載鞞勒之制有校具日本人源順倭名類聚鈔

引楊氏漢語鈔二書之作皆當中國唐時云腰帶之革未著鉸具

爲鞞卽鞋字又云鉸具腰帶及鞞具以銅屬革也是

鉸具謂革上所施銅鞞與帶共之者也又金樓子

及周隋二書帶有金梁玉梁之名而初學記有宋

劉義康謝金梁鞞啓則梁之名亦鞞與帶共之者  
也又隋志之鞞唐六典新舊二書之鞞及鞞鞞夢  
溪筆談之鞞鞞亦謂馬鞞之飾說文鞞鞞飾玉篇  
鞞鞞鞞也又鞞鞞鞞具也宋史儀衛志鞞鞞之制  
有鞞鞞革帶之環筆談亦以馬之鞞根比之是帶  
上之飾其名皆取諸鞞飾欲知帶制必於鞞制求  
之矣古者鞞有垂飾名之曰鞞說文鞞綏也蓋其  
飾下垂如冠纓之綏故訓之以綏廣雅鞞謂之鞞  
廣韻鞞垂貌王氏念孫曰鞞亦垂貌也猶旗旒謂  
之旒矣宋史儀衛志說鞞鞞之制校具下云皆垂  
六鞞是古之鞞有垂飾之證也且馬之腹帶及後  
鞞即馬繒說文  
所謂紂也皆繫於鞞故鞞上必有繫鞞與鞞帶  
之處以理度之則鞞之左右必緣以革而施金於

其上以貫垂鞞及鞞帶等是爲鉸具據宋制則垂  
鞞有六又加以腹帶後鞞則鞞上所施鉸具必至  
十餘顏延之赭白馬賦云寶鉸星羅是古制已如  
斯矣絡帶鉸具其數略等又鞞之鉸具以貫垂鞞  
絡帶鉸具以佩七事其用亦略同故古人謂之鞞  
飾革帶或校飾革帶也隋唐志之鞞或鞞亦校具  
之異名所謂玉鈎鞞金鈎鞞者鈎謂帶鈎鞞則校  
具也至沈氏筆談云帶環所以銜鞞鞞如馬之鞞  
根又宋史西夏傳云金塗銀束帶垂鞞鞞佩解結  
錐短刀弓矢鞞則誤以所垂之物爲鞞鞞矣

宋史儀衛

志紀鞞上諸物先鞞鞞次校具次六鞞蓋以鞞左右所緣之革爲鞞鞞此蓋鞞之本義鞞者帖也以革帖於木上猶帖之帖於帛書上也玉篇鞞字即鞞聲之轉隋唐之間以帶鞞上所施校具爲鞞此名之轉移者也宋人猶以鞞上所帖之革爲鞞此名之未變者也

也古帶校具或作環形或校具之上更綴以環

李如

衛公故物  
記所云

故其帶又謂之環帶隋唐以後則常服之帶謂之環帶袴褶服之帶謂之起梁帶梁者蓋于鉸具作鼻爲橋梁之形因以貫環意者常服爲燕居及執事之服故其帶須有環以佩刀礪之屬袴褶爲騎馬之服故校具之制不必作環形歟卽常服之帶後亦并去其環故唐中葉以後不謂之環而謂之鑄宋時帶環有笏頭窪面諸名其無環可知矣

周隋之際始以環數別尊卑

周書李賢傳高祖賜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  
又宇文孝伯傳高祖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書李穆傳高祖作相穆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

又禮儀志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

唐世因之以爲服章

唐書車服志腰帶一品二品鍔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

又其後以紫爲三品之服金玉帶鍔十三緋爲四品之服金帶鍔十一淺緋爲五品之服金帶鍔十深綠爲六品之服淺綠爲七品之服皆銀帶鍔九深青爲八品之服淺青爲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鍔八黃爲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鍔七

履之專用鞞蓋六朝以後則然

隋書禮儀志履則諸服皆服惟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此胡服入中國後變革之大略也此服通行於中國者千有餘年而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攷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備箸之

觀堂集林卷十八

壬戌春日為程蔣氏密  
均樓攸宋聚球版枝栞

觀堂集林卷第十九

綴林一

海甯王國維

補家譜忠壯公傳

公諱稟字正臣

據舊譜引宋海昌圖經

開封人

據王明清揮塵三錄及海昌圖經

大父珪

據海昌圖經

官至涇原路行營都監慶歷初與大將任福征

西夏戰沒於好水川贈金州觀察使

宋史王珪傳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

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

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

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

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

中惟緹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

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

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我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一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爲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駟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前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耳乃復入戰殺數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



中卒珪少通陰陽術數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毋爲敵所讎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卽其處爲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爲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爲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後爲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父光祖以梓夔鈐轄平西南夷禦吐蕃有功歷官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

宋史王光祖傳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

浮橋如欲度者光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盛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我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惟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其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俱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卒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

鼓而潰萬等困於松溪又亟往援出石門敝其險促  
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  
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番圍茂州光世領  
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  
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  
襲吐番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於茂瀘夷乞  
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於梅嶺夷數萬衆出  
駐落箇茂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  
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  
瀘州置瀘州安撫使俾專領邊事聽顓決遷客省使  
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東都事略忠義傳云卒年

六十

案舊譜記忠壯公祖珪父光祖而所引海昌圖經

人物誌則但記大父珪而不云父為誰某又宋史

王光祖傳有子襄舊譜無襄名而云光祖子二亶

稟稟即忠壯也初疑譜或不可信然宋史本不紀

光祖子若干人其襄之名乃因事而偶見故舊譜

無襄可據宋史補之而其有亶與稟不得執宋史

以疑之也往疑舊譜有忠壯祖父或出附會然所引海昌圖經乃宋嘉定二年括蒼潘景夔撰其人物誌公傳已云

公大父珪其時間見尚近殆必有據又案光祖官界河巡檢與契丹折

衝事據本傳當在吳充入樞府熙甯三年九月之後熊本

措置渝夷熙甯六年五月之前即在熙甯四五年間時子

襄已能與契丹折衝年雖少亦當在弱冠左右迄

靖康元年忠壯致命之歲年當七十餘殆為忠壯

長兄矣舊譜不載蓋以早世或無後遺之又宋史蘇軾傳軾出知定州會春大閱命舉舊典帥常服

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  
恥之稱疾不至案軾出知定州在元祐八年九月  
至春大閱則在紹聖元年光祖傳稱終於定州路  
副總管又此時自謂老將則其卒當在此數年中  
光祖卒時年六十七公爲其少子時亦當二三十  
歲而自紹聖元年至靖康元年又三十有三年然  
則忠壯致命之年當在六十左右因記公兄事而  
泛論及之

公初以將家子領兵西北宣和二年方臘反公與諸將  
劉延慶等隸宣撫制置使童貫討平之

宋史童貫傳方臘反陷杭州帝遣童貫譚稹爲宣撫  
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宣和三  
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

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  
賊還據杭二月積貫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臘復  
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  
惟忠辛道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於梓  
桐石穴中殺賊七萬

累遷武泰軍承宣使四年童貫出爲陝西河東河北路  
宣撫使欲與金人夾擊遼復燕雲故地以种師道爲宣  
撫司都統制而公與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副之師道出  
東路別令辛興宗出西路

三朝北盟會編宣和四年四月十日童貫以環衛軍  
爲中軍述古殿學士劉韜爲行軍參議保靜軍節度  
使种師道爲都統制武泰軍承宣使王稟華州觀察  
使楊可世副之是日上微行出齋宮端聖院以觀出

師

又五月童貫至河間府分軍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公不果行會師道與興宗皆敗退

宋史徽宗紀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至雄州令都統制种師道等分道進兵癸未遼人擊敗前軍楊可世於蘭溝旬丙戌可世與遼將蕭幹戰於白溝敗績丁亥辛興宗敗於范村六月己丑种師道保退雄州遼人

追擊至城下

案公初與楊可世俱副种師道及至河間分軍時又將東路前軍自當與於白溝之役然宋史與北盟會編紀諸將敗績事甚詳而無一語及公勝敗此事甚異以前後事度之公實未嘗在行間也蓋公以承宣使副种師道在初發京師時其將東路前軍在分兵河間時而童貫總兵政令無常及至雄州議進兵楊可世與知雄州和詵議不合貫即以詵副師道以可世為前軍統制

見北盟彙編童貫次雄州議進兵條下此

前軍當指東路前軍北盟會編於蘭溝甸之役稱師道裨將楊可世又於白溝之役言和詵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是可世確隸師道不隸辛興宗又本屯白溝不屯范村也而河間府分軍條下乃云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又於白溝之役載辛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援王淵是可世一人既在東路又在西路必無是理恐西路之楊乃可世兄弟行當時种劉辛折諸氏往往父子兄弟同是軍中可證也

是可世已代公將前軍矣公之不



與於白溝之役蓋以諸將盡出貫駐雄州留以自衛故不與戰事亦無勝敗可紀厥後童貫再出太原亦以公自隨可以知其故矣

七年童貫再出宣撫河東北以索雲中地公復以宣撫司統制與貫駐太原會隆德府義勝軍叛公擊走之

三朝北盟會編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

而金人敗盟粘罕自雲中窺河東幹離不自平州趨燕山童貫聞之遽棄太原遁而留公以待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領河東路馬步軍副總管與河東宣撫使知太原府張孝純守之十二月粘罕陷忻代等州遂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知府州折可求知晉甯羅稱與延安劉光世等入援翊稱戰死光世走可求軍亦潰

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粘罕  
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

又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  
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又引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並軍馬使韓權知  
晉寧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  
於太原之交城自朝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各據  
分地隅至日中金人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  
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  
於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八九分

時公所部僅捷勝軍三千人

見靖康要錄

粘罕始至公輒領

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徑造敵營左右轉戰得首級百

十方徐引歸日以爲常

見揮塵三錄載無名氏奏議

粘罕怒益治攻具

公隨機折之寇不得逞

三朝北盟會編張孝純與男灝書粘罕攻城之具曰  
礮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  
列礮三十坐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礮石入城者  
大過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  
柵下又置粗糠布袋樓櫓雖爲所壞卽時復成粘罕  
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  
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  
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運土木薪柴於中粘罕填濠  
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  
王稟每見填濠卽先穿壁爲竅置大韞在內俟其薪  
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溼薪火旣  
漸盛令人鼓韞其焰亘天致令不能填濠其鵝車一

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冒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士在內迎敵又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爲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樹皮糠粃草茭以充腹非王公之功則太原不旬月卽失矣

乃築長圍以困之

三朝北盟會編引傳信錄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

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

又引林泉野記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

時幹離不已取燕山路陷河北諸州長驅逼京師朝廷許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時靖康元年正月也二月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宣諭太原交割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二月十日下割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詔曰敕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並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內議定合交割於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盟誓因舉大兵直至都畿朕以宗廟社稷所繫甚大遂割三鎮以尋歡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兌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

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徧行告諭遵懷毋或拒違  
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安爾居用保  
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  
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不在交割之  
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  
允迪齋詔宣諭咨爾等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此詔

亦見大金  
弔伐錄

### 公與孝純不奉詔

大金弔伐錄粘罕與南宋書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  
尼伊拉齊貝勒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簽書  
樞密院事路允迪齋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  
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

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住滯計會  
允迪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  
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  
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以今來所降詔書與先  
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  
至未見了絕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  
駐幸無疑惑律正暄和願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  
陳達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彙編引宣和錄粘罕因太原未下分兵守  
之義勝軍引粘罕陷威勝軍及隆德府欲寇澤州逢  
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  
太原矣孝純並副總管王稟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  
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

何留兵數萬守之

夏粘罕歸雲中留銀朮可圍太原

三朝北盟會編引宣和錄其酋歸雲中賊衆於太原城下植木環其城厚數里中爲小徑往來縱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

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金公知之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手於前起問曰借如汝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羣卒舉刀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羣卒曰亦乞以此戮之又曰宣撫使與衆監使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以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不敢復言降事

見揮塵二錄所載無名氏奏議

宋史忠義傳劉士英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



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

案無名氏奏議以爲孝純欲降在城危時宋史則以爲在金人入境時案孝純曾力止童貫避敵似無於金人入境時欲避之事今從奏議

時前後詔种師道師中姚古等赴援皆不得達師中戰死欽宗嘉太原城守功以孝純爲武當軍節度使公爲建武軍節度使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六月八日制曰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以願忠圖疆場之名明主之所以經武眷予宿將渙以殊恩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鎮西軍承宣使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沈雄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勁氣於山西貫

韜鈴之奇走雄名於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戰功比總  
 師屯往護并晉屬金寇之背誕窺邊埃以陸梁城之  
 受攻自冬及夏協王師之策飭備惟嚴屬兵民之心  
 致命無二精意可動於衆志聲威能折於奸鋒欲示  
 勸於茂勳顧何害於異數高牙大纛超授於价藩貢  
 食爰田並加於上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於念功  
 至欲及時尙益堅於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  
 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  
 戶實封二百戶

復詔解潛劉韜李綱等解太原圍皆不能進而粘罕又

悉起雲中之兵以至九月丙寅初三日城陷時被圍二百

五十日矣公率羸兵與金人巷戰身被數十創見北盟會編張孝純

與男遂入原廟中負太宗御容與子閣門祗候荀赴汾

水死

宋史欽宗紀靖康元年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執安撫使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通判方笈皆死之

又忠義傳靖康初劉士英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於衢溫二州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粘罕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總管王稟死之運判王恣提舉單孝忠皆被殺通判王逸自焚死又引遺史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雲梯礮石鵝車洞子城頭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死守朝廷遙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

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兩敗績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匹練繫於其背縋城投谿而死

又引金虜節要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爲多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版索斷不能出虜騎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鬥志且又門阻乃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軀大罵率衆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又引靖康小雅曰王公諱稟塞上警報至童貫留公

爲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屯之粘罕攻太原公  
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  
筋皮充糧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支  
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韜張灝  
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九月初九日當作初三  
日又靖康要錄載太原之陷爲七  
月十日與諸書皆違異恐不可從

張孝純不能死爲賊所擒獨公率麾下決戰突圍而  
出而胡騎追之力戰不懈部曲盡亡遂負太原廟中  
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

又引靖康小錄太原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  
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爲番人擒虜惟通判王稟誓不  
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

案公死事諸書所記不同北盟會編所引遺史靖

康小雅二書皆云赴水死而宋史忠義傳揮塵三錄及靖康小錄則皆云赴火死然據北盟會編則自焚死者乃通判王逸蓋當時誤以逸事為公事靖康小錄所云通判王稟必通判王逸之訛也宋史欽宗紀作通判方笈而忠義傳又云方笈在金附書言公與劉士英二人死節則笈似又未死又據忠義傳則通判已有劉士英方笈二人而會編死難者又有通判王逸運判王愆官職姓名動多差錯當時南北睽隔故傳聞異辭今無由考定矣

高宗南渡追封公安化郡王賜諡忠壯

宋趙不沱墓誌母王氏太原死節追封安

化郡王諡忠壯

諱稟之女是公本諡忠壯海昌圖經引諡議作忠肅或改諡也

贈子荀為右武大夫恩

州刺史

見舊譜引海昌圖經云事見諡議及揮塵錄今揮塵錄但

子

疑擢為樞密院屬官

見揮塵錄但云擢其子為樞密院屬官而不著其名案舊譜公子二荀荃趙不沱墓誌妻

王氏安化郡王之孫浙西總轄王薺之女是公子又有名薺者疑擢樞密院屬官者卽是也而孝純卒降金

人立劉豫於汴使孝純相之豫廢又爲行臺尙書左丞相沒於虜中

裔孫國維曰公之勳績忠烈具於載籍者如此乃宋史不爲公立傳僅於忠義傳劉士英下附見公死事又事頗舛午故掇諸書所紀事蹟彙而書之當宣靖之間幹離不以全勝之師長驅逼京師勢已無宋矣然卒媾和以去者以太原未下粘罕之軍頓於堅城不能會師城下故也河東旣陷汴京亦以不守然則靖康之局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嗚呼處無望之地用必死之兵當蚩尤之攻爲墨翟之守糧盡援絕父子殉之公之忠可謂盛矣書而箸之非徒家門之光亦欲使後之讀史者有所考焉





將以次有事於突厥回鶻修利諸文字故海內二三鉅儒謂他日理董絕國方言一如參事之理董國聞者必君楚其人也有唐之季拓跋氏割據夏州及宋初而滋大拓地數千里傳世三百年自製文字行於其國迄蒙古中葉社稷雖墟河西隴右尙用其文字然近世所傳不過二三金石刻且舉世莫能名焉光緒末俄人某於甘州古塔中得西夏譯經數篋中有漢夏對譯字書名掌中珠者君楚得其景本數葉以讀西夏石刻感通塔記及法屬河內所藏西夏文法華經殘卷旁通四達遂通其讀成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嗣後元初所刊河西字藏經又頗出於京師君楚治之益力撰華嚴經釋文一卷未成由是西夏文字所識十踰八九矣又嘗從日本神教授亮受梵文學二年而升其堂凡日本所傳中土

古梵學書若梁真諦翻梵語唐義淨梵唐千字文以下若干種一一爲之敘錄奧博精宥簿錄家所未有也君楚體素弱重以力學年二十二而病瘍生於胸仍歲不瘳二十六而夭時辛酉九月也所著書多未就以歐文記者尤叢雜不可理今可寫定者夢軒瑣錄三卷卽古梵學書序錄及攻梵語之作也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宋史西夏傳注一卷譯沙畹伯希和二氏所注摩尼教經一卷古外國傳記輯存一卷大唐西域記所載伽藍名目表一卷敦煌古寫經原跋錄存一卷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一卷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一卷余初見君楚時君楚方六七歲蓋親見其自幼而少而長而劬學而著書君楚爲學有異聞必以語余余亦時以所得告之余作西胡考君楚爲余徵內典中故事君楚所釋華嚴

經刻本余於其歿後數月始得考定爲元初杭州所刊  
河西字大藏經之一恨不得以語君楚然則余亦安得  
復有聞於君楚耶將突厥回鶻修利諸史料不能及今  
世而理董耶卽異日有繼君楚之業者如君楚之高才  
力學又豈易得也君楚沒海內知參事及君楚者無不  
痛惜嘉興沈乙庵先生與余言君楚輒涕泗不能禁然  
則君楚之死其爲學術之不幸何如也君楚之葬也沈  
先生爲銘其墓妻汪氏割臂以療君楚尋以毀卒余亦  
銘之無子有女子子一卒之次年弟福葆生子承祖參  
事命爲之後余旣哀君楚之亡乃掇其學問之大要爲  
之傳使後世知君楚不媿爲參事子焉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

孺人姓汪氏諱壽保江蘇儀徵人父昌頤分省候補知

縣母羅氏孺人生而徇通幼而淑慎毀齒之歲喪其怙恃哀動行路禮絕成人舅氏上虞羅叔言參事閔其孤露迎致京邸別肥泉而永歎見渭陽而如存貞惠之操見於此矣比長參事愛其端淑聘以爲中子福萇君楚婦參虛之出仍儷晉襄劉氏之孤言歸温嶠中表爲婚從故俗也君楚博究方言溺苦舊籍勸學幾死貞疾彌年孺人服勤無方積憂成疾辛酉之冬遽同危憊猶割臂肉以療所天昊穹不仁琴瑟告徹晝哭無時水漿久絕舅姑諭以禮制勉從饘粥猶躬朝夕之奠不甘草木之滋藹是孤生終於滅性繳日之信匪石不回指西海以爲期皋北辰而弗復以壬戌正月二日卒春秋二十有五距君楚沒未百日也刲臂之初都人交歎閩縣陳太傳

寶琛

入侍

講幄從容上聞

帝有嘉焉褒

以御書至情奇行其文凡四昔宋公表女宗之里  
秦皇築懷清之臺方之於今非云異數其年六月遣車  
南旋將窆於江蘇山陽縣七里塘之原參事貽書索銘  
幽壤夫思親有竹竿之美宜家備桃夭之德事生邁茅  
苜之仁之死同柏舟之節風人所歎異世同轍宜刊立  
石式揚芳烈其辭曰

國有與立曰綱曰維誰其張之羅氏之妻奇節庸行殊  
涂同歸聲聞於帝帝曰汝嘉天章煥爛

綽楔嗟峨我銘此石萬代不磨

國學叢刊序

代羅叔言參事

宣統辛亥某始創國學叢刊於京師遭遇國變中道而  
輟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賡續之亟允其請編類既竟乃  
書其端曰秦漢以還迄於近世學術興替可得而言自

九流之學並起衰周六藝之傳獨出孔氏戰國以爲迂闊強秦燔其詩書而諸儒偃蹇戎馬之間崛強刀鋸之下鮒騰父子藏其家書高赤師弟嬗其口說猶聞制氏之樂不廢徐生之容偶語之誅不能加挾書之律無所用暨乎中陽受命王路小亭柱下御史獨明律歷咸陽博士還定朝儀及孝武之表章兼河間之好古古文間出絕學方興山巖甫出之書遽登祕府太常未立之學或在民間旋校中祕之文並增博士之數此一盛也建武以降羣籍頗具子春篤老始通周官之讀康成晚出爰綜六藝之文趙張問難於生前孫王辨證於身後此又一盛也黃初君臣雅擅詞翰正始貴胄頗尚清談洎於六朝此風猶盛竭神思於五言罄辨論於二氏然而崔皇特起於江南徐熊並馳於河北二劉金聲於隋代

孔賈玉振於唐初綜七經而定正義歷兩朝而著功令  
此又一盛也先秦學術萃於六經炎漢以還爰始分道  
則有若子長述史成一家之言叔重考文發六書之旨  
善長山川之說君卿制度之書並自附庸蔚爲大國義  
兼於述作體絕於古今此又曠世之鴻裁難語一時之  
風會者矣爰逮晚唐茲音不嗣天水肇建文物鼎興原  
父小傳別啓說經之途次道二書聿新方志之體長睿  
餘論存中筆談並示考古之準繩窮格物之能事至於  
歐趙之集金石宣和之圖彝器南仲釋吉金之文鄱陽  
錄漢碑之字旨趣旣博局塗大開洎於元明流風稍墜  
天道剝復鍾美本朝顧閣濬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學之  
奧啓於金壇名物之蹟理於通藝根柢旣固枝葉遂繁  
爰自乾嘉以還迄於同光之際大師間出餘裔方滋專

門若西京之師博綜繼東都之業規摹跨唐代之大派  
別衍宋人之多伊古以來斯爲極盛矣昉昉先疇巍巍  
遺構高曾之所耕穫祖父之所經營綿延不替施於今  
日保世滋大責在後人自頃孟陬失紀海水橫流大道  
多岐小雅盡廢番番良士劣免儒劓莘莘胄子翻從城  
闕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馬肝土苴百王粃糠三古閔父  
知其將落宣聖謂之不祥非無道盡之悲彌切天崩之  
懼然而問諸故府方策如新瞻彼前修典刑未沫重以  
地不愛寶天啓之心殷官太卜之所藏周禮盟府之所  
載兩漢塞上之牘有唐壁中之書並出塵埃麗諸日月  
芒洛古冢齊秦故墟絲竹如聞器車踵出上世禮器之  
制殊異乎叔孫中古衣冠之奇具存於明器並昔儒所  
未見幸後死之與聞非徒興起之資彌見鑽求之亟至



於先人底法僅就椎輪歷代開疆尙多甌脫作室俟堂  
構之飾析薪資負荷之勞功有相因道無中止譬諸注  
坡之馬造父不能制其勢建瓴之水神禹不能迴其流  
觀往昔之隆汙撫今茲之際會盛衰之數蓋可知矣某  
爰始志學頗識前聞暨乎遜荒益多暇日思欲標藝林  
以寸草助學海以涓流乃因同氣之求重續春明之夢  
盡發敝篋聿求友聲聊供研悅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  
籍先民有作同驚風雨之晨來者方多終冀昌明之日  
甲寅五月

殷虛書契考釋序

商遺先生殷虛書契考釋成余讀而歎曰自三代以後  
言古文字者未嘗有是書也炎漢以來古文間出孔壁  
汲冢與今之殷虛而三壁中所得簡策殊多尙書禮經

頗增篇數而淹中五十六卷同於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見於今文者廿九因所已知通彼未見事有可藉功非至難而太常所肄不出曲臺之書臨淮所傳亦同濟南之數雖師說之重在漢殊然將通讀之方自古不易至於誤廚作序以袵爲衲文人之作寧人大邑之書天邑古今異文而同繆伏孔殊師而沿譌言乎釋文蓋未盡善晉世中經定於荀束今之存者穆傳而已讀其寫定之書間存隸古之字偏旁締構頗異古文隨疑分釋徒存虛語校之漢人又其次矣其餘郡國山川頗出彝器始自天水訖於本朝呂薛編集於前阮吳考釋於後恆軒晚出尤稱絕倫顧於創通條例開拓闡奧概乎其未有聞也夫以壁經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漢晉非絕遠之世彝器多出兩周考釋已更數代而校其所

得不過如此况乎宣聖之所無徵史佚之所未見去古  
滋遠爲助滋寡者哉殷虛書契者殷王室命龜之辭而  
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辭或契於龜或刻諸骨大自祭祀  
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眡  
於鬼神比其書命爰自光緒之季出於洹水之虛先生  
旣網羅以歸祕藏摹印以公天下復於暇日撰爲斯編  
余受而讀之觀其學足以指實識足以洞微發軫南閣  
之書假途蒼姬之器會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參  
伍以窮其變比校以發其凡悟一形繁簡之殊起兩字  
並書之例上池旣飲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陳斯舉隅  
而三反顏黃門所謂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者斯書  
之謂矣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譌文入商宅殷辨國  
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甗之名禋燎薶

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難問於周京文獻  
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馭燭龍而照  
幽都拊彗星而掃荒翳以視安國之所隸定廣微之所  
撰次者事之難易功之多寡區以別矣是知效靈者地  
復開宛委之藏弘道惟人終佇召陵之說後有作者視  
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

殷虛書契考釋後序

余爲商遺先生書殷虛考釋竟作而歎曰此三百年來  
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於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  
之功蓋不在考釋下卽以考釋言其有功於經史諸學  
者蓋不讓於小學以小學言其有功於篆文者亦不讓  
於古文然以考釋之根柢在文字書契之文字爲古文  
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學術所以超絕前代者小學而

已順康之閒崑山顧亭林先生實始爲說文音韻之學  
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古韻之學經江戴諸  
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樓  
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  
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萌芽於乾嘉  
之際其時大師宿儒或殂謝或篤老未遑從事斯業儀  
徵一書亦第祖述宋人略加銓次而已而俗儒曷夫不  
通字例未習舊藝者輒以古文所託者高知之者鮮利  
荆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畫遂乃肆其私臆無所忌憚  
至莊葆琛龔定庵陳頌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近惟  
瑞安孫氏頗守矩矱吳縣吳氏獨具縣解顧未有創通  
條例開發奧窔如段君之於說文戴段王郝諸君之於  
聲音訓詁者余嘗恨以段君之邃於文字而不及多見

古文以吳君之才識不後於段君而累於一官不獲如  
段君之優游壽考以竟其學遂使我朝古文之學不能  
與詁訓說文古韻三者方駕豈不惜哉先生早歲卽治  
文字故訓繼乃博綜羣籍多識古器其才與識固段吳  
二君之儔至於從容問學厭飫墳典則吳君之所有志  
而未逮者也而此書契文字者又段吳二君之所不及  
見也物旣需人人亦需物書契之出適當先生之世天  
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學使與詁訓說文古韻匹抑又可  
知也余從先生游久時時得聞緒論比草此書又承寫  
官之乏頗得窺知大體揚摧細目竊歎先生此書銓釋  
文字恆得之於意言之表而根源脈絡一一可尋其擇  
思也至審而收效也至宏蓋於此事自有神詣至於分  
別部目剏立義例使後之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

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此竊謂我朝三百年之小學開之者顧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顧先生音學書成山陽張力臣爲之校寫余今者亦得寫先生之書作書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書足以彌縫舊闕津逮來學者固不在顧書下也甲寅冬十二月祀竈日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序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篤古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唐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其事業未可云卓絕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爲己責蒐集

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  
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  
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嘗譬之爲人臣者當無事之世  
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  
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  
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學術  
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  
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忍聽其存亡  
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  
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  
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  
戊午夏日集爲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學  
術最大者曰殷墟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



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四者之一已足敵  
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閒世之  
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  
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祕玩斯已耳  
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卽  
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  
能成亦未必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或有  
時而毀是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爲性命以此  
古器古籍爲性命所寄之軀體思所以壽此軀體者與  
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  
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  
家與羣力之所不能爲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  
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資以巨萬計家無

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  
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爲古學人所  
不屑爲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  
知天生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  
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  
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故書以爲之序使世人知先生  
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啓而非好事者及尋常篤  
古者所能比也戊午六月旣望

隨庵吉金圖序

私家藏器莫先於宋劉仲原父爲古器之學及著錄所  
藏者亦自原父始原父知永興軍日得古器十有一使  
工摹其文圖其象刻諸石名之曰先秦古器記其自序  
中具言攻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

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爲能盡之嗚呼古器之學略盡於此數語著錄古器之法亦蔑以進於此矣嗣是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王楚等宣和博古圖錄皆用其例第伯時與叔兼收諸家所藏博古圖則專錄宣和一殿之器其書尤近於原父焉近三百年郡國山川所出古器殆十倍於宋時乾隆閒高宗旣出天府之藏命廷臣倣宣和圖錄撰西清古鑑西清續鑑諸書而私家藏器者亦接武而起其自爲譜錄有成書者則有若嘉定錢氏之十六長樂堂彝器款識吳縣曹氏之懷米山房吉金圖諸城劉氏之長安獲古編歸安吳氏之兩壘軒彝器圖釋吳縣潘氏之攀古樓彝器款識溁陽端氏之陶齋吉金錄最近則有上虞羅氏之夢鄣草堂吉金圖先後共得七家皆用原父書例其書則或倍蓰或什伯於原

父駸駸欲與宣和圖錄競矣然此諸家所著錄曾不能  
得古器之半嘉道以來藏器之家若儀徵之阮嘉興之  
張錢唐之瞿仁和之夏皆足與錢曹諸氏埒而歙縣之  
程漢陽之葉抑又過之咸同以後則南之吳費北之陳  
吳盛王三李二丁所蓄乃愈精且富而皆無譜錄潘文  
勤之書成於中年晚歲所藏幾增十之七八亦均未入  
錄其流傳人間者僅賴拓墨及著錄文字之書而其形  
制卒不可得而見余曩者頗疑估人所謂虎頭匣者卽  
古之兕觥而阮太傅書所錄之兕觥乃犖角之屬此觥  
今尙在濰縣陳氏又有一觥在吳縣潘氏然卒無由目  
驗以徵余說則信乎圖錄之不可不作也南陵徐積餘  
觀察博雅有鑒裁多蓄書籍金石而所藏古器物尤精  
戊午冬日出所撰隨庵吉金圖索余爲序余謂宋世著

錄之器不下數百而存於今者不及百分之一惟考古博古二圖全帙具存固知竹帛之壽有永於金石者觀察所蓄雖不逮潘陳二家之富然視盛王二吳三李二丁固無以讓顧諸家皆無成書而觀察獨用原父書例成此一編以餉後世其於傳古之功正不知與潘陳孰爲優劣也夫古器之作距今率二三千年文物屢變典籍俄空原父所云制度文字世謚三者雖經數百年數十家之攻究所通者劣得其半如古器之名皆定於宋人然在今日尙有遇物而不能名或名而未盡確者至文字世謚尤爲糾紛自王薛以至阮吳諸說其可信者十不過四五蓋一人之學識有限而方來之心思耳目無窮今日所能爲者在留其文字形制於天壤間使天下後世皆得而攻究焉善於考古者蓋莫逾此此卽原

父作先秦古器記之意余於觀察之書歎其深有契乎此也故略述私家藏器及著錄之源流以序此書儻有聞觀察之風而興起者乎則觀察傳古之功又不僅在斯書而已戊午冬十月晦

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皆有序序者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魯詩說之見於劉向所述者於詩事尤爲詳盡及北海鄭君出乃專用孟

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  
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書雖宗毛  
公而亦兼採三家則以論世所得者然也又毛詩序以  
小雅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刺幽王作鄭  
君獨據國語及緯候以為刺厲王之詩於譜及箋並加  
釐正爾後王基王肅孫毓之徒申難相承泊于近世迄  
無定論逮同治間函皇父敦出於關中而毛鄭是非乃  
決於百世之下

敦銘云函皇父作周嬭盤盂尊器敦鼎自豕鼎降十  
又兩壘兩壺周嬭其萬年子孫孫承寶用周嬭猶

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豔妻魯詩  
本作閭妻皆此敦函之假借字函者其國或氏嬭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  
為姜為嬭均非嬭姓  
鄭長於毛即此可證

信乎論世之不可以已也故鄭君序詩

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  
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  
後世詩亦何獨不然余讀吾友張君孟劬玉溪生年譜

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有唐一代惟玉溪生詩詞旨最爲微晦遺山論詩已有無人作鄭箋之歎三百年來治之者近十家蓋未嘗不以論世爲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後史失其官武宗實錄亦亡於五季故新舊二書於會昌後事動多疎舛後世注玉溪詩者僅求之於二書宜其於玉溪之志多所扞格也君獨旁蒐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劉宋二書之失宋次道之補亡吳廷珍之糾繆君殆兼之而一寄於此譜以古書例之朱馮諸君之書齊魯韓毛之序也君書則鄭君之譜及箋也其所考定者固質諸古而無疑其未及論定者亦將得其證於百世之下鄭君說小雅十月之交其已事也君嘗與余論浙東西學派謂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訖實齋其學多長於史浙西自亭林定



字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固自浙西入而漸漬於浙東者故曩爲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闢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爲此書則又旁疏曲證至熾至悉而孰知其所用者仍先秦兩漢治經之家法也故述孟子鄭君之言以序君書意亦君之所首肯乎丁巳六月

敬業堂文集序

吾鄉查他山先生敬業堂文集二冊不分卷後有吳槎翁跋面葉隸書十二字亦似槎翁手書蓋源出拜經樓鈔本而吳本又傳自海鹽張漚舫者也先是他山先生冢孫巖門岐昌輯此集稿藏花谿倪氏六十四硯齋陳簡莊鱣首錄一本張漚舫從之傳錄吳氏又錄張本紫

谿王氏簡可復從吳本錄之未幾而倪本吳本俱燬於

火槎翁又從紫谿傳錄有跋見海昌藝文志中此則從

吳氏第一次寫本出疑即王紫谿本也先生外曾孫陳

半圭敬璋又從王氏錄得一本編為四卷並撰年表冠

其首今張吳二陳本俱不傳則是本益足貴矣此邑人

張君渭漁藏書當吾之世吾甯言收藏者推渭漁甯固

文獻之邦也康熙之際他山先生得樹樓與馬寒中思

贊道古樓並以藏書著聞東南至乾嘉閒吳氏拜經樓

陳氏向山閣之藏乃與吳越諸大藏書家埒而蔣氏生

沐光煦之東湖草堂寅昉光熿之寶彝堂為之後勁其

餘如松靄周氏春耕崖周氏廣業綠窓錢氏馥淳溪管

氏庭芬皆有藏書馬吳周蔣諸家亦頗旁蒐金石書畫

而陳受笙均馬古芸錦胡廉石榮釋六舟達受遂以之

名其家其後諸家之藏頗或散佚至咸豐赭寇之亂遂  
掃地以盡其幸而存者蔣氏寶彝堂一家而已亂後收  
藏家若錢鐵江大令保塘若唐耑甫明經仁壽若孫銓

伯司馬

鳳鈞

皆宦學於外所藏或持歸或否世莫得而

闕焉故自余童丱以至弱冠居鄉之日未嘗見一舊本  
書一金石刻蓋三百年來文獻盡矣暨光宣之閒始得  
渭漁渭漁長余三四歲當就傅時書塾相望也顧余未  
嘗習渭漁後頗聞渭漁弃舉子業攻金石書畫光緒乙  
巳余歸自吳門渭漁訪余於西城老屋出唐解元芍藥  
馬湘蘭蘭石小幅相與把翫移晷嗣後遂不復相聞惟  
聞人言渭漁學益進藏益富逮丙辰春余自海外歸欲  
盡覽渭漁之所藏而渭漁則死矣初同光之閒硤川朱  
苓年明經頗搜羅鄉先輩遺著其藏書渭漁盡得之而

六舟上人所藏北齊武定玉造象當時爲構玉佛庵者亦歸於渭漁渭漁又時往來吳越間所至有獲亦不復以鄉邦文獻自限使天假之年行當與查馬吳陳諸家抗衡乃年甫踰四十而歿歿後遺書遺器及金石拓尙塞破數屋均未整比斯不能不爲吾邑文獻惜也辛酉春日渭漁友人仁和姚君虞琴將刊印是書屬余序其首余感是書因渭漁而傳又念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以他山先生始以渭漁終故略述渭漁行事俾附以不泯焉

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爲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

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爲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攷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爲前人所不爲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曰休甯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蓋嘗論之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爲體以經史爲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爲體而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爲開國時之學一爲全盛時之學

其塗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學者尙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託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爲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璣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爲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俵俵無所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爲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

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

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竊又聞之國家與學術爲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旣驗於古必驗於今其在詩曰樂只君子邦君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若先生者非所謂學術所寄者歟非所謂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歟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書先生之學所以繼往開來者以壽先生并使世人知先生自茲以往康強壽考永永無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國學術卜之矣

彊邨校詞圖序



古者卿大夫老則歸於鄉里大夫以上曰父師士曰少師皆稱之曰鄉先生與於鄉飲酒鄉射之禮則謂之遵遵者以言其尊也席於賓主之間者以言其親也鄉之人尊而親之歸者亦習而安之故古者有去國無去鄉後世士大夫退休者乃或異於是如白太傅之居東都歐陽永叔之居潁上王介甫之居金陵蓋有不歸其鄉者矣然猶皆其平生游宦之地樂其山川之美而習於其士大夫之情非欲歸老其鄉而不可得也至於近世抑又異於是光宣以來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則天津南則上海其初席豐厚耽游豫者萃焉辛亥以後通都小邑桴鼓時鳴恆不可以居於是趨海濱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賢亦往往而在然二地皆湫隘卑溼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僞民鱗萃鳥集妖言

巫風胥於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親又加以老侮焉夫入非桑梓之地出非游宦之所內則無父老子弟談讌之樂外則乏名山大川奇偉之觀惟友朋文字之往復差便於居鄉然當春秋佳日命儔嘯侶促坐分箋壹握爲笑傷時怨生追往悲來之意往往見於言表是誠無所樂於斯土而顧沈冥而不反者蓋風俗人心之變由都邑而鄉聚居鄉者慮有所掣曳不能安其身與心故隱忍而出此也歸安朱古微先生以文學官侍郎光緒之季奉使粵嶠遽乞病歸往來蘇滬間迄於近歲居上海之日爲多丙辰秋日先生出所繪彊邨校詞圖授簡命序彊邨者在茗水之濱浮玉之麓先生之故里也先生旣以詞雄海內復彙刊宋元人詞集成數百種鉛槧之役恆在松江歇浦間而顧以彊邨名是

圖圖中風物亦作茗雪間意蓋以志其故鄉之思云爾  
夫封嶠之山於山經爲浮玉上古羣神之所守五湖四  
水擁抱其域山川清美古之詞人張子同子野葉少蘊  
姜堯章周公謹之倫胥卜居於是千秋萬歲後其魂魄  
猶若可招而復也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  
世變惟以填詞刊詞自遣蓋不獨視古之鄉先生矜式  
游燕於其鄉者如天上人卽求如樂天永叔諸先生退  
休之樂亦不可復得宜其爲斯圖以見意也夫有鄉而  
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而爲圖以見意自先  
生始故略序此旨且以紀世變也

樂庵寫書圖序

余昔覽元明以來寫本書時時得佳處而舛誤奪落乃  
比坊肆劣刻爲甚旣而見六朝唐人所寫書其佳處尤

迴出諸刊本寫本上而舛誤奪落則與元明以來寫本無異蓋古代寫書多出書手其爲學士大夫手鈔如鄭灼之禮記義疏者百不一見也士大夫寫書之風開於明之中葉吳中吳原博朱性父姚舜咨錢叔寶諸老始競爲之至國朝諸家則校讎之功多於逸錄乾嘉以後茲事幾絕獨歸安嚴悔庵居士篤嗜舊槧兼精校勘尤以寫書名天下其所手寫書若宋刊呂成公書說魏華父儀禮要義洪景盧夷堅志元刊張元德春秋集傳舊鈔蘇明允太常因革禮皆龐然巨帙儀禮要義後爲顧千里借失至經再寫綜計前後所寫書踰三四百卷蓋士大夫之寫書未有多於居士者也居士夷堅志寫本後歸湘潭某氏者余曾見之京師略具宋本行款而已而明季以來世尤重影寫本其出錢遵王毛子晉家者

特爲精絕顧皆成於寫官亦不能無誤蓋書莫善於手  
鈔又莫精於景寫二者自古未嘗得兼今乃於吾友蔣  
君樂庵見之樂庵富收藏精賞鑒其藏書之所曰密韻  
樓者余嘗過而覽焉其美富遠出嚴氏芳荂堂上殆與  
汲古述古抗衡矣旣又觀其手影魏鶴山大全集一百  
十卷則又張目哆脣舌橋而不得下蓋海內藏書家如  
樂庵者屈指計之尙可得四五至於手模宋本至百餘  
卷之多非獨今所難能抑亦古所未有也且今之世又  
不能與昔比苕華其黃瞻烏靡止世之號爲才智者皆  
顛顛焉爲朝夕之計苟可以博一眴之名高厚利者雖  
禍其身若其子孫若天下後世而無所顧藉其謹愿者  
則率爲原伯之苟趙孟之偷其於身家之利害猶如此  
况於身外之物不急之務其肯糜歲月敝精神以爲之

也哉樂庵寫是書率在俶擾鞅掌之中然首尾百餘萬言無一筆苟簡綿歷二年卒潰於成夫以世之苟且而慘促也如彼君之精勤而整暇也如此設以悔庵居士處此未識能爲樂庵之所爲否也樂庵旣屬錢唐汪漚客繪寫書圖又屬余序其事余以樂庵家烏程於居士爲後輩又所寫者皆魏氏之書故尤樂比而論之并以見樂庵之寫書別有其可記者存非徒爲藏書家增一故事也已未閏七月

墨妙亭記

昔宋孫莘老守湖州嘗集郡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爲墨妙亭於府第之北而東坡先生爲之記元樂善居士顧信亦集其師松雪翁之書刻諸其亭之壁而名之曰墨妙國朝顧湘舟沅又集明代諸賢小像墨跡多至數

百通復以墨妙名其亭於是茲名凡三用矣湖郡遺刻  
今無片石存者松雪翁之書世多有之而顧氏所刻者  
盡亡獨湘舟所集古人小像刻於吳中滄浪亭者巋然  
尚存其墨跡雖更兵燹然其中烜赫者百餘通今歸於  
日本久野元吉君君又益以國朝名人墨跡爲亭以儲  
之仍從其舊主人之所以名之者而屬余爲之記昔東  
坡之記是亭也假客之言謂有物必歸於盡雖金石之  
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  
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以此致疑於  
莘老而自以知命者必盡人事釋之今湖州石刻與亭  
俱亡而墨妙亭之名反藉東坡之文以傳則東坡之言  
信矣夫古之有德行政事學問文章者固不藉金石翰  
墨以爲重苟非其人則其金石翰墨雖存僅足爲學者

考古之資其流傳之途固已隘而其入於人心者固已淺矣若是者世固亦聽其存亡而反樂取夫德行政事學問文章其力自足以傳後者之金石翰墨而寶之何者彼之志節度量固與世絕殊故其發於金石翰墨者不因其人亦足以自存於天壤況其德行政事學問文章又足以垂世而行遠也久野君之所儲其人皆足以自傳其發諸翰墨者亦皆煥乎其有文淵乎其有味使人得窺其樹立之所以然與夫載籍之所不能紀雖所託者無金石之堅吾知其精神意度必百世不可摩滅宜君之構斯亭以奉之也抑樂善居士所彙刻者松雪一人之書耳莘老所集者稍廣亦止吳興一郡湘舟之藏殆網羅有明一代之名跡而君復以國朝人益之以兩朝人之墨跡萃於斯亭君之嗜古固前無孫顧余也



不肖乃從東坡之後爲君記斯亭故略廣東坡之意以爲君之所爲非徒盡人事而已壬子九月

此君軒記

竹之爲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與羣居而不倚虛中而多節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至於烟晨雨夕枝捎空而葉成滴含風弄月形態百變自渭川淇澳千畝之園以至小庭幽榭三竿兩竿皆使人觀之其胸廓然而高淵然而深冷然而清挹之而無窮玩之而不可褻也其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與君子爲近是以君子取焉古之君子其爲道也蓋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則在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而已其觀物也見夫類是者而樂焉其創物也達夫如是者而後慊焉如屈子之於香草淵明之於菊王子猷之於竹玩賞之不足而

詠歎之詠歎之不足而斯物遂若爲斯人之所專有是  
豈徒有託而然哉其於此數者必有以相契於意言之  
表也善畫竹者亦然彼獨有見於其原而直以其胸中  
瀟灑之致勁直之氣一寄之於畫其所寫者卽其所觀  
其所觀者卽其所畜者也物我無間而道藝爲一與天  
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古之工畫竹者亦高致直節  
之士爲多如宋之文與可蘇子瞻元之吳仲圭是已觀  
愛竹者之胸可以知畫竹者之胸知畫竹者之胸則愛  
畫竹者之胸亦可知也已日本川口國次郎君冲澹有  
識度善繪事尤愛墨竹嘗集元吳仲圭明夏仲昭文徵  
仲諸家畫竹爲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軒其嗜之也至  
篤而蒐之也至專非其志節意度符於古君子亦安能  
有契於是哉吾聞川口君之居在備後之國三原之城

山海環抱松竹之所叢生君優游其間遠眺林木近觀  
圖畫必有有味於余之言者既屬余爲軒記因書以質  
之惜不獲從君於其閒而日與仲圭徵仲諸賢游且與  
此君游也壬子九月

二田畫願記

日本備後三原城有好古之士三曰川口國次郎曰久  
野元吉曰隅田吉衛三君者相得也余皆得與之游川  
口君之所居有此君軒久野君有墨妙亭余皆記之矣  
既而隅田君以書來曰余有二田畫願者以沈石田暉  
南田之畫名焉君於二君之居既有文請爲我記之則  
應之曰諾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繪之物也必有  
我焉以寄於物之中故自其外而觀之則山水雲樹竹  
石花草無往而非物也自其內而觀之則子久也仲圭

也元鎮也叔明也吾見之於牆而聞其警效矣且子久不能爲仲圭仲圭不能爲元鎮元鎮叔明不能爲子久仲圭則以子久之我非仲圭之我而仲圭元鎮叔明三人者亦各自有其我故也畫之高下視其我之高下一人之畫之高下又視其一時之我之高下隅田君之於畫其知此矣夫二田之畫至不相類也石田之蒼古南田之秀潤皆其所謂我而不能相爲者也石田之畫蒼蔚沈厚得氣之夏其所寫者雖小草拳石而有土厚水深之勢南田之畫融和駘蕩得氣之春其所寫者雖枯木斷流而皆有蘇生旁出之意此其不能相爲者也其於書也亦然石田之書瘦硬如黃山谷南田之書秀媚如褚登善而二田之書又非登善山谷之書也彼各有所謂我者在也不然如石田者生全盛之世康寧好德

俯仰無怍以老壽終宜其和平簡易無奇偉之觀南田幼遭國變至爲僮僕爲浮屠雖返初服而枯槁以終上有雍端之親下有敬通之婦宜其憂傷憔悴無樂生之意而其發於書畫者如此豈非所謂真我者得之於天不以境遇易歟二田之畫絕不相類而君乃合而珍弄之是必有見於其我之高且大者而不以其跡也故書以諗君並質之川口久野二君以爲何如也壬子十月傳書堂記

烏程蔣孟蘋學部落其藏書之室顏之曰傳書堂蓋其先德書箴先生書室之舊額也初道咸之間西吳藏書家數蔣氏書箴先生尊人子垕先生與季父季卿先生以兄弟相師友專攻小學兼精讎校大江以南精槧名鈔麴走其門子垕先生藏書之居曰儷籙館曰茹古精

舍季卿先生之居曰求是齋皆有聲吳越閒無何赭寇亂作兩先生挾其書走海門而季卿先生旋卒書之厄於水火盜賊者幾大半比子屋先生歿先生悉推家產於諸昆弟而獨取書籍二十篋名其所居曰傳書之堂其風尚如此孟蘋卽先生長子也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僞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迹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錢唐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筑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其於先世遺籍求之尤勤凡舊籍之有茹古精舍求是齋圖記者估人恆倍蓰其直以相要市孟蘋輒償之藏書家知孟蘋者閒得蔣氏故書亦頗以相贈遺故孟蘋所得先世遺書雖經兵火轉徙之後尚不下百種然以視其所自蒐集者劣足當其百分之一顧取先人

舊額以傳書名其堂余謂爲子孫者如孟蘋始可謂之能傳書矣余聞之百圍之木必生於堂密尋丈之魚不產於潢汙西吳藏書蓋有端緒自宋初沈東老父子始以收書知名南渡後葉石林退居弁山復以藏書雄東南其後若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直齋陳氏隨齋程氏草窗周氏藏書多者號十萬卷少者亦三四萬卷視行都蔑如也有明一代若茅順甫之白華樓沈以安之玩月樓姚翔卿之玩畫齋並有簿錄猶有直齋隨齋諸氏遺風國朝自蠡舟董氏疏雨劉氏芳棊嚴氏後尤不易更僕數而姚彥侍方伯之咫進齋陸剛父觀察之陌宋樓實爲之殿光緒之末陸氏書流出海外姚氏之藏亦歸京師圖書館浙西文獻爲之俄空而孟蘋與其同里張石銘觀察劉翰怡京卿崛起喪亂之際旁蒐

遠紹蔚爲大家海內言藏書者推南潯顧或舉歐陽公語謂物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然當世有力如三家者無慮百數而三家獨以藏書名則豈不以石林直齋諸先哲之遺風所被者遠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固與他郡殊歟一家之澤猶一鄉也若孟蘋者生於藏書之鄉又生於藏書之家其於經籍心好之而力赴之固非偶然是故書有存亡惟此傳書之精神則歷千載而不亡石林直齋之藏久爲煨燼而今有張劉諸家茹古精舍求是齋之書十不存一而今有孟蘋然則蔣氏三世之精神風尚雖傳之百世可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室書箴二先生以之又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孟蘋以之余旣登孟蘋之堂而覽其書樂其蒐討之勤而又能道其先人之美也故書而



著之俾後世知所自焉壬戌六月

庫書樓記

光宣之閒我中國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虛之甲骨  
二曰漢晉之簡牘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軸而內閣大  
庫之元明及國朝文書實居其四顧殷虛甲骨當其初  
出世已視爲骨董之一土人仍歲所掘率得善價以去  
幸無毀弃者而西垂簡牘卷軸外人至不遠數萬里歷  
寒暑冒艱險以出之其保藏之法尤備獨內閣文書除  
宋元刊寫本書籍入京師圖書館外其餘十三年之閒  
幾燬者再而卒獲全者雖曰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案內  
閣典籍廳大庫爲大樓六閒其中書籍居十之三案卷  
居十之七其書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案卷則有 列朝  
之 硃諭 敕諭內外臣工之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

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閒檔冊文移  
往往而在而元明遺物亦間出其中蓋今之內閣自明  
永樂至於國朝雍正歷兩朝十有五帝實爲萬幾百度  
從出之地雍乾以後政務移於軍機處而內閣尙受其  
成事凡政府所奉之 硃諭臣工所繳之 敕書 批  
摺胥奉儲於此蓋兼宋時宮中之龍圖天章諸閣省中  
之制敕庫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  
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宣統元年大庫  
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 文華殿之兩廡地隘不足  
容其露積庫垣內者尙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時南皮張  
文襄公方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閣中  
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其案卷則閣議概  
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已得 俞旨矣適上虞羅叔言

參事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  
山積皆奏準焚燬之物偶抽一束觀之則管制府幹貞  
督漕時奏摺又取觀他束則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時所  
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請  
於文襄罷焚燬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藏諸國子監之  
南學其歷科殿試卷則藏諸學部大堂之後樓辛壬以  
後學部後樓及南學之藏又移於 午門樓上所謂歷  
史博物館者越十年館中資費絀無以給升斗乃斥其  
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諸故紙商其數以麻袋計者九千  
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辛酉冬日也壬  
戌二月參事以事至京師於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  
麗國王貢物表識爲大庫物因蹤跡之得諸某紙鋪則  
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俗所謂還魂紙者已載數車赴

西山矣。亟三倍其直償之。稱貸京津。閒得銀萬三千圓。遂以易之。於是此九千帙十五萬斤之文書卒歸於參事。參事將築庫書樓以儲之。而屬余爲之記。余謂此書瀕燬者再而參事再存之。其事不可謂不偶然。固非參事能存之也。國朝 祖 宗聖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聲名文物之盛。先正許謨遠猷之富。與夫元明以來史事之至蹟。至隱固萬萬無亡。理天特假手於參事以存之耳。然非篤於好古如參事者。又烏足以與於斯役也。參事夙以收藏雄海內。其天津之嘉樂里第有殷時甲骨數萬枚。古器物數千品。魏晉以降碑誌數十石。金石拓本及經籍各數萬種。實三古文化學術之淵藪。今者又得此大庫之書。宸翰之樓。大雲之庫。與斯樓鼎峙。北海濱。世有張茂先。必將見有慶雲休氣發於漢津箕斗。

之間而三垣十二次無不浴其光景者何其禕歟雖然  
參事固不徒以收藏名家者也其於所得之殷虛文字  
固已編之印之考之釋之其他若流沙墜簡若鳴沙石  
室古佚書等凡數十種先後繼出傳古之功求之古今  
人未見其比今茲所得又將以十年之力檢校編錄而  
擇其尤重要者次第印行其事誠至艱且鉅然以前事  
徵之余信參事之必能辦此也其諸山川重秀天地再  
清舉斯樓之藏還之天府以備石室金匱之儲至千萬  
世傳之無窮余又信參事之必有樂乎此也然則斯書  
之歸參事蓋猶非參事之志歟壬戌七月

觀堂集林卷十九

廣堂集卷十六

文體參事盡辭非參事文志廣王丸十民

世勳文無算余文計參事文父事樂平也世然俱祺書

散舉博對文

繼文余計察

對其大重里

人未具其出

室古刊書善

固曰謫文位

參事固不封

文間而三

壬戌春日為程蔣氏密  
均樓傲宋取珠版枝栞

文論至千萬

重委天賦再

強然以前事

人未具其出

室古刊書善

固曰謫文位

參事固不封

文間而三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

海甯王國維

綴林二

詩

頤和園詞

壬子

漢家七葉鍾陽九  
瀕洞風埃昏九有  
南國潢池正弄兵  
北沽門戶仍飛牡  
倉皇萬乘向金微  
一去宮車不復歸  
提挈嗣皇綏舊服  
萬幾從此出宮闈  
東朝淵塞曾無匹  
西宮才略稱第一  
恩澤何曾逮外家  
咨謀往往聞溫室  
親王輔政最稱賢  
諸將專征捷奏先  
迅掃欃槍回日月  
八荒重睹中興年  
聯翩方召升朝右  
北門獨付西平手  
因治樓船鑿漢池  
別營臺沼追文囿  
西直門西柳色青  
玉泉山下水流清  
新錫山名呼萬壽  
舊疏湖水號昆明  
昆明萬壽佳山水  
中間宮殿排雲起  
拂水回廊千步深

冠山傑閣三層峙，陞道盤紆凌紫烟。上方寶殿放祈年，  
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  
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敝神。甘泉爽塏宜清暑，  
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啓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  
玉卮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  
問膳曾無賜坐時。從遊罕講家人禮，東平小女最承恩。  
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榮壽主。丹青差喜繆夫人，  
尊號珠聯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別啓瓊林貯羨餘。  
更營玉府蒐珍異，月殿雲階敞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  
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  
後來無繼前無偶，却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  
憶昔先皇幸朔方。屬車恩幸故難量，內批教寫清舒館。  
小印新鐫同道堂，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髯絕不能去。



北渚何堪帝子愁南衙復邁丞卿怒手夷端肅反京師  
永念沖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諭教別求名族正宮闈  
可憐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  
後宮并乏才人子提攜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  
又見法宮馮玉几更勞武帳坐珠襦國事中間幾翻覆  
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閒關短轂車郵亭倉卒蕪蕪粥  
上相留都樹大牙東南諸將奉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  
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  
九廟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  
含飴無冀弄諸孫但看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跡已陳  
兩宮一旦同綿燮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  
哀平國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  
已遣伯禽承大統更拔公曰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

紫樞元老開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氣尤騰踏  
復數同時奉話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居冢宰  
共扶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  
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末命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  
鏡奩遺物尙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當年顧命臣  
離宮一閉經三載淥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  
風搖朱戶銅蠡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取次傾  
豈謂先朝營楚殿翻教今日恨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  
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  
深宮母子獨淒然卻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會逢天下養  
今來劣受厲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  
且語王孫慎勿疎相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青青  
應爲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讀史二絕句

楚漢龍爭元自可師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  
應比迴車痛哭多

當塗典午長兒孫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趙延壽  
赭袍龍鳳向中原

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

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平生未擬媚鄒魯  
舂蠻每與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  
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閱陵谷  
始知斯道齊衡蒿夜闌促坐聞君語使人氣結回心胸  
頗憶長安昔相見當時朝野同歡宴百僚師師學奔走  
大官諾諾競圓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土風變  
食肉偏云馬肝美取魚坐覺熊蹯賤觀書韓起空無感

聞樂延陵應所嘆巾車相送南城隅歲瑄甫更市朝換  
羸蹶俄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稱魚爛干戈滿眼西風涼  
衆雛得意穉且狂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憐杜口心煩傷  
四方蹙蹙終安騁幡然鼓棹來扶桑扶桑風物由來美  
舊雨相逢各歡喜卜居愛住春明坊擇鄰且近鹿門子  
商量舊學加邃密傾倒新知無窮已幸免仲叔累猪肝  
頗覺幼安慚龍尾談深相與話興衰回首神洲劇可哀  
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哉履霜堅冰所由漸  
麋鹿早上姑蘇臺興亡原非一姓事可憐悻悻京與垓  
此邦矐矐如曉日國體宇內稱第一微聞近時尚功利  
復云小吏乏風節疲民往往困魯稅學子稍稍出燕說  
良醫我是九折肱憂時君爲三太息半年會合平安城  
只君又作西歐行石室紬書自能事縞帶論交亦故情

離朱要能搜赤水楚國豈但誇白珩坐待歸來振疲俗  
毋令後世羞儒生勿攜此詩西渡海此中恐有蛟龍驚  
蜀道難

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爲君歌蜀道難蜀江委蛇幾千折  
峯巒十二烟雲間中有千愁與萬冤南山北山啼杜鵑  
借問誰化此幽憤古莫比云是江南開府魂非復當年  
蜀天子開府河朔生名門文章政事頗絕倫早歲才名  
揭曼碩中年書札趙王孫簪筆翩翩趨郎署繡衣一著  
飛騰去十年持節徧西南萬里皇華光道路幕府山頭  
幕府開黃金臺畔起金臺主人朱畢多時譽賓客孫洪  
盡上才奉使山陵絕馳道幸緣薄譴歸田早寶華庵中  
足百城更將何地堪娛老嗚呼乾嘉以還盛文物器車  
爭爲明時出土夫好事過歐趙學子考文陋王薛近來

山左數吳陳江左潘吳亦絕倫開府好古生最後蒐羅  
頗出諸家右匊齋著錄苦未盡請述一二遺八九玉刀  
三尺光芒靜寶雞銅禁尤完整孤本精嚴華岳碑千言  
謨訓毛公鼎河朔穹碑多輦致中餘六代朱文字丹青  
一卷顧長康唐宋紛紛等自鄮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  
琳琅載後車頗怪長沙儲木屑不愁新息謗明珠比來  
輦轂多閒暇倦眼摩挲窮日夜自謂青山老向禽那知  
白首隨王賈鐵官將作議紛綸詔付經營起重臣又報  
烽烟昏玉壘便移旌節上荆門玉壘荆門路幾許可憐  
徧地生榛莽木落秋經灑瀨堆風高暮宿彭亡聚提兵  
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中  
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  
武帳呼元戎暮扣轅門諾索虜徹侯萬戶金千斤首級

還須贈故人此意公私君莫問此時恩怨兩難論愛弟  
相隨同玉碎贈官賜諡終何濟銅鼓聊當蒿里歌鐵籠  
便是東園器殺胡林中作帝邦蜀鹽幾斛相交加留取  
使君生面在順流直下長風沙南樓到日人人識猶憶  
使君曾駐節將軍置衛爲周防父老遙看暗嗚咽昔聞  
暴抗漢與明規摹還使後人驚和州有廟祠余闕西楚  
何親葬穀城卽今蠻邸懸頭久枯骨猶聞老兵守白狄  
誰歸先軫元朱瑒空請王琳首玉軸牙籤盡作塵蘭亭  
殉葬更無因頗聞紀甌歸齊國復道龍文委水濱首在  
荆南身在蜀歸魂日夜西山麓千里空馳江上心一時  
已抉城門目可憐蕭瑟滿江潭無限江南與漢南莫問  
翠微舊山色西風落木歸來庵

觀紅葉一絕句

漫山填谷漲紅霞  
點綴殘秋意太奢  
若問蓬萊好風景  
爲言楓葉勝櫻花

壬子歲除卽事

又向殊方閱歲闌  
夢華舊事記應難  
緇塵京洛渾如昨  
風雪山城特地寒  
可但先人知漢臘  
定誰軍府問南冠  
屠蘇後飲吾何憾  
追往傷來自寡歡

詠史

癸丑

六龍時御天肇蹟  
元黃戰牧野始開  
周垓下遂造漢洛  
陽縛二豎唐鼎初  
云奠趙宋號孱王  
神武耀淮甸稜威  
旣旁薄大號乃渙  
汗六合始搏心羣  
醜亦革面令行政  
自舉病去利乃見  
游士復庠序征夫  
歸隴畔百年開太  
平一日資塗炭自  
非舜禹功漫侈唐  
虞禪

先王號聖賢後王  
稱英雄英雄與聖  
賢心異術則同非



仁民弗親非義士莫從智勇縱自天飢溺思在躬要令  
天下肥始覺一身崇百世十世量早在締構中黃屋何  
足娛所娛以其功成家與仲家奄忽隨飄風所以曹孟  
德猶以漢相終

典午師曹公世亦師典午赫赫荀賈輩所計在門戶師  
尹旣多辟庶政乃無度季倫名家子文采照區宇堂堂  
南州牧乃劫西域賈祖逖出東塘戴淵踞淮浦虎狼在  
堂室徙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沈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  
子莫罪王夷甫

塞北引弓士塞南冠帶民耕牧旣殊俗言語亦異倫三  
王大一統乃以禹蹟言大幕空度漢長城已築秦古來  
制漠北獨有唐與元元氏儲祥地唐家累葉婚神堯出  
獨孤官氏北地尊英英文皇帝母后黑獺孫用茲代北

武緯以江左文婉變服弓馬瀟洒出經綸蕃將在閩外  
公主過河源所以天可汗古今唯一人

少讀陶杜詩往往說飢寒自來夸毗子焉知生事艱子  
雲美筆札遨遊五侯間孔璋檄豫州矢在袁氏弦魏臺  
一朝建書記又翩翩文章誠無用用亦未爲賢青春弄  
鸚武素秋縱鷹鷂咄咄揚子雲今爲人所憐

昔游

端居愛山水嬾性怯游觀同游畏俗客獨游興易闌行  
役半九州所歷多名山舟車有程期筋力愁躋攀窮幽  
豈不快資想詎足歡亦思追昔游攬筆空汗顏

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家家門繫船往往閣臨水興  
來卽命棹歸去輒隱几遠浦見縈回通川流浼瀾春融  
弄豔蕩秋爽呈清泚微風葭莢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

鳧鷖淵深躍鯁鯉枯槎漁網挂別浦菱歌起何處無此  
境吳會三千里

西湖天下勝春日四序最我行直莫春山路雨初霽言  
從金沙港步至雲林寺山川氣蘇醒卉木晝融洩老幹  
綴新綠叢篁積深翠林際蕩湖光石根漱寒瀨新鶯破  
寂寥時出高柳外茲游猶在眼流水十年事

二年客吳郡所愛郡西山買舟出西郭清光照我顏東  
風開垂柳一一露烟鬟遠望殊無厭近攬信可餐天平  
石尤勝巧匠窮雕鑄想當洪濛初此地朝羣仙盡將白  
玉笏插在蒼崖巔仰躋磴道絕俯視邱壑妍谷中頗夷  
曠有廬有田園玉蘭數百樹爛漫向晴天淹留逮日暮  
坐見飛鳥還題名墨尙在試覓白雲間

大江下岷峨直走東海畔我行指夏口所見多平遠振

奇始豫章往往成壯觀馬當若連屏石脚插江岸窈窕  
小姑山微茫湖口縣回首香爐峯飛瀑挂天半玉龍昇  
紫霄頭角沒雲漢昏旦變光景陰晴殊隱現幾時步東  
林真見廬山面

京師厭塵土終日常掩關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却  
憶軍都遊發興亦偶然我來自南口步步增高寒兩崖  
積鐵立一徑羊腸穿行人入智井羸馬蹴流泉左轉彈  
琴峽流水聲潺潺夕陽在峯頂萬杏明倚天暮宿青龍  
橋關上月正圓溶溶銀海中歷歷羣峯巔我欲從駝綱  
北去問居延明朝入修門依舊塵埃間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

先帝將親政旁求內助賢宗臣躬奉冊天子自臨軒長  
女爰迎渭元妃夙號嫔未央新受璽長樂故承歡問寢

趨西苑從游在北園太官分玉食女史進銀鑲璧月臨  
華沼明河界掖垣銅龍宵咽漏香獸曉噴煙禮數元殊  
絕恩波自不偏螽斯宜揖揖瓜瓞望絲絲就館終無日  
專房抑有緣齊紈雖暫棄漢劔固難捐家國頻多事君  
王企改絃親臣用安石舊學重甘盤調護終思皓危疑  
伋得韓東朝仍薄怒左衛且流言玉几陳朝右珠襦出  
殿前求醫晨下詔訓政暮追班宣室從今罷長門自昔  
閒事雖西掖祕語已內家傳聞疾然疑作瞻天去住難  
翻因朝鶴禁暫得對龍顏憔悴憑誰問憂虞祇自憐妾  
身甘薄命官裏願加餐別殿春巢燕離宮夏聽蟬王家  
猶隍杙國步遂迤邐象魏妖氛逼鉤陳殺氣躔輕裝同  
涕出下殿但衣牽豆粥蕪亭畔柴車易水邊終然隨玉  
輦幸免折金鞭去國誠多感回鑾更永歎乾坤重締造

卷二十一  
八  
母子尙防閑夢去瀛臺近愁來勃海寬枯桐根半死古  
井水長寒掩抑長生祝倉皇末命宣鶴歸寒有語龍去  
迴難攀先后同危憊昇真各後先委裘迎濟北負展仗  
河間孺子垂裳日親王攝政年謙沖如昨日悲感每無  
端淚與湘流竭恩唯鞠子單起居調甲觀游幸罷甘泉  
篝火俄張楚傳烽忽到燕大臣唯束手小吏或彈冠闔  
外無盧植山中有謝安廟謨先立帥廷議盡推袁洒落  
捐前隙低徊憶後艱方令調鼎鼎不獨總師干反旆從  
江澣銜恩入上蘭君臣同涕淚殿陛盡潺湲禮自羣僚  
絕權教一相專坐令成羽翼不覺變寒暄鄂渚寬窮寇  
金陵撤外援虛張江表勢都散水衡錢國論歸操縱軍  
心任控搏嗣宗因勸進祭仲自行權大內更籌轉中宵  
禪草頒琅琅宣德令草草載書編帝制仍平日宮僚儼

備員鷺飛今作客龍亢昔乘乾城闕罌愚壞園陵草露  
溥黃圖餘禁籞赤子賸中涓寂寞看冲主敎獻對講官  
曉音緣室毀忍死爲巢完屬者逢天壽佳辰近上元諸  
王仍入內故相願交驪燁赫生辰使淒涼上壽筵陪臣  
稱上客拜表易通箋御殿心如噎移宮議又喧乾清纔  
受賀甯壽遽昇僊側聽彌留耗傳從丙夜闌嗣皇居膝  
下太保到簾前母子恩無極君臣分儼然指天明寄託  
視日但沈瀾前殿繁霜重西垣落月圓寺人纏玉柙園  
匠奉金棺疇昔悲時命中間值播遷一身元獲落九廟  
幸安全地軸俄翻覆天關倏轉旋腐心看夏社張目指  
虞淵此去朝先帝相將訴昊天秋荼知苦味精衛曉沈  
寃道路傳烏喙宮廷諱馬肝生原虛似寄死要重於山  
舉世嫌濡足何人識仔肩補天愁石破逐日恨泉乾心

事今逾白精誠本自丹山河雖已異名節固難刊誅德  
詞臣少流言穢史繁千秋彤管在試與誦斯篇

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

大撓以還幾癸丑紀年唯說永和九人間上巳何歲無  
獨數山陰暮春初爾來荏苒經幾年歲星百三十周天  
會稽山水何岑寂竭來異國會羣賢東邦風物留都美  
延閣沈沈連雲起翻砌非無勺藥花繞門恰有流觴水  
此會非將禊事修却緣禊序催清游信知風俗與時易  
唯有翰墨足千秋憶昔山陰典郡日郡中流寓多簪紱  
會稽山水固無雙內史風流復第一蘭亭修禊序且書  
書成自謂絕代無一朝繭紙閱幽宅人間從此無真跡  
後來并失唐人摹近世猶傳宋時石此邦士夫多好事  
古今名拓爭羅致我來所見皆瑰奇二十八行三百字



開皇響搨殊未工猶是當年河朔風後代正宗推定武  
同時摹本重神龍南渡家家置一石流傳此日猶珍惜  
偏旁考校徒區區神采照人殊奕奕行書斯帖稱墨皇  
況有真草相輝光小楷幾通越州帖草書三卷澄清堂  
古來書聖推內史但有贊揚絕言議我今重與三摩挲  
請爲世人闡真秘昔人論書以勢名古文篆隸各異型  
千年四體相嬗代唯盡其勢體乃成漢魏之間變古隸  
體雖解散勢猶未波磔尙存八分法茂密依稀兩京製  
墓田數帖意獨殊流傳仍出山陰摹永和變法矧新意  
世間始有真行書由體生勢勢生筆書成乃覺體勢一  
相斯小篆中郎隸後得右軍稱三絕小楷法度盡黃庭  
行書斯帖具典刑草書尺牘尙百數何曾一一學伯英  
後來魯公知此意平生盤礴多奇氣大書往往愛摩崖

小字麻姑但游戲真行鉅細無間然先後變法王與顏  
坐令千載嗟神妙當日祇自全其天我論書法重感喟  
今年此地開高會文物千秋有廢興江河萬古仍滂沛  
君不見蘭亭曲水埋荒煙當年人物不復還野人牽牛  
亭下過但道今是牛兒年

游仙

乙卯

金冊除書道賜秦西垂伫見霸圖新已緣獲石祠陳寶  
更喜吹簫得上真鶉首山河歸版籍鳳臺歌吹接星辰  
誰知一覺鈞天夢宋寔祈年館下人

十賚文成九錫如三千劒履從雲車臨軒自佩黃神印  
受籙教披素女書金檢赤文供劾召雲窓霧閣榜清虛  
談諧叵奈東方朔苦爲虛皇注起居

劫後窮桑號赤明眼看天柱向西傾經霜琪樹春前槁

得水神魚地上行儘有三山沈北極可無七聖厄襄城  
蓬萊清淺尋常事銀漢何年風浪生

伏日雜詩簡靜安

寐叟

伏伏今年雨湫湫後夜涼芸生三有業缺月一分光象  
意籀重識蟲生患未央微風蘋末起平日旦更商量  
天河低案戶星氣爛如雲巧拙時難定嬋媛夕有親福  
緣祈上將綺語屬詞人中夜危樓影披雲望北辰  
宗寔王居士江鄉樂考槃論宜資聖證道不變貞觀鷗  
鳥忘機喻鷺枝適性安善來尋蔣徑何處有田盤  
遠書兼舊事理盡獨情悲著蔡言終驗筠心貫不移藥  
鑪修病行講樹立枯枝萬里羅含宅彌襟太息時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章

丙辰

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難量雨蟻仍爭垤風螢倏過牆視

天殊澶漫觀化苦微茫演雅誰能續吾將起豫章

風露危樓角憑闌思浩然南流河屬地西柄斗垂天匡  
衛中宮斥棊槍複道纏爲尋甘石問失紀自何年

平生子沈子遲莫得情親冥坐皇初意樓居定後身精  
微存口說頑獻付時論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

清淺蓬萊水從君跋一望無由參玉籙尙記詠霓裳度  
世原無術登真或有方近傳羨門信雙鬢已秋霜

靜庵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制清遠非魏晉後人語  
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

寐叟

木落歸根水順流老翁無感長年秋榮桐葉有先彫警  
腐草光成卽炤遊吟比魚山聞梵入身依鴿寺怖情收  
王筠沈約今焉向判作琅書脈望休

再酬巽齋老人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顛倒作寒温人喧古渡潮平岸  
燈暗幽坊月到門迴野螻蛄多切響高樓腐草有游魂  
眼前凡楚存亡意待與蒙莊子細論

游仙

丁巳

如蓋青天倚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無著  
七聖同車路總迷員嶠自沈窮髮北若華還在鄧林西  
含生總作微禽化玄鶴飛鶚自不齊

唐寫修文殿御覽  
殘卷引紀年穆王

南征君子為鶴  
小人為飛鶚

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

安期先生來何許赤松洪厓為伴侶蹴踏鹿盧龍與虎  
西來長揖八神主翩然游戲始齊魯陟登秦山睨梁父  
摩挲秦碑溯三五上有無懷所封土七十二王文字古  
橫厲泗水拜尼甫千年禮器今在不雷洗觴觚爵鹿相

豆籩鍾磬瑟琴鼓何所當年矍相圃南下彭城過梁楚  
颯輪直邸黃歇浦回車陋巷叩蓬戶袖中一卷鉅如股  
尚書源出晉祕府天寶改字笑莽鹵膺以玉篇廿三部  
初唐書迹鳳鸞翥玉案金刀安足數何以報之媿鄭紉  
送君西行極漢澣游目洞庭見娥女北轅易水修且阻  
困民之國因殷土商侯治河此胥宇灑沈澹災功微禹  
王亥嗣作殷高祖服牛千載德施普擊牀何怒逢牧豎  
河伯終爲上甲輔中興大業邁乘杜三十六葉承天序  
有易不寧終安補我讀天問識其語竹書譌言付一炬  
多君前後相邪許太丘淪鼎一朝舉君今渡河絕漳滏  
眼見殷民常黼昇歸去便將闕史補明歲尋君道山府  
如瓜大棗儻乞與我所思兮衡漳渚

海日樓歌壽東軒先生七十

戊午

海日高樓俯晴空若華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紛玲瓏  
下枝扶疎上枝童陽烏爰集此其宮扈從八神驂六龍  
步自太平徑太蒙我有不見彼或逢悲泉蒙谷次則窮  
桑榆西卽博木東斯樓突兀星星座通銀濤涌見金芙蓉  
誰與主者東軒翁樓居十年朝海童西行偶躡夸父蹤  
拄杖不化鄧林松歸來禮日東軒中咸池佳氣瞻鬱葱  
在昔龐眉漢陽公手扶赤日升玄穹問年九九時登庸  
翁今尙弱一星終猿鶴那必非夔龍矧翁餘事靡不綜  
儒林丈人詩派宗小鳴大鳴隨扣鐘九天珠玉憂鎗鏢  
狐裘笠帶都士容永嘉末見正始風典刑文獻森在躬  
德機自杜符自充工歌南山笙邱崇翁年會與海日同  
詩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平生幸挹  
天衣袖自辦申轅九十翁

戊午日短至

常雨常陰閔下都佳辰猶自感睽孤天行未必愆終始  
雲物因誰紀有無萬里立黃龍戰野一車寇媾鬼張弧  
爐灰撥盡寒無柰愁看街頭戲潑胡

靜安錄示短至詩和韻奉教

寐叟

月當頭夕影模糊萬里雲羅鴈孽孤欲斂天關藏九維  
自斟乎酒禮三無神叢簫鼓迎諸布雨妾纏綿脫後弧  
獨有澤農憂歲苦麥媵誰與鼓隴胡

夜久朝元到紫都鈞天散後客星孤壬辰降歲猶遲待  
大乙神光乍有無北曉暝燃龍伯燭南星秋合老人弧  
低徊五百年間事散盡媧沙問老胡

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疊一章

緇撮黃裘望彼都報章稠疊慰羈孤蹉跎白日看時運



駱驛升雲半有無搏土定知非妙戲射妖何意失陰弧  
國中總和元規樂誰信文康是老胡

哭富岡君撝

搖落孤生本易傷窮冬急景去堂堂親知聚散隨流水  
文獻凋殘到異方豪氣未應澆酒去奇書須遣鑿楹藏  
海西一老同垂涕千載唐音待報章

所傳唐代樂譜昨  
聞君訃為之太息

去歲君游海上東  
軒老人屬訪日本

題戴山先生遺象 己未

山陰別子亢姚宗儒效分明浩氣中封事萬言多慷慨  
過江一死轉從容僧祇劫去留人譜風義衰時拜鬼雄  
我是祝開陳初鄉後輩披圖莫訝涕無從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尤便千秋仁政君知否

不課丁男只課田

唐沙州燉煌縣大歷四年戶籍

女主新符出阿師尋尋遺法付闍黎大雲兩譯分明在

莫認牟尼作末尼

大雲經疏

虛聲樂府擅繽紛妙悟新安迴出羣茂倩漫收雙絕句

教坊原有鳳歸雲

立謠集雜曲子

劫後衣冠感槩深新詞字字動人心貴家障子僧家壁

寫遍韋郎秦婦吟

韋莊秦婦吟

聖德神功古所難千秋邽治想貞觀不知六月庚申事

夢裏如何對判官

太宗入冥小說

賜姓當年徧屬蕃聖天譯語有根源大金玉國天公主

莫作唐家支派論

于闐國天公主李氏施畫地藏菩薩象

贈太子少保

特謚文忠梁公挽歌詞

海內論忠孝無如髯絕倫盛年憂國是苦口出詞臣屢

困屠鯨手終休飾豸身平生肝膽在臨老故輪囷  
漢歷中衰日昌陵覆蕘餘數天思復土一老獨馳書奉  
檄豚魚泣程功象鳥俱淒涼弘演意千載爲歎歎  
來從鼎胡觀入直承明宮任重忘衰疾 恩深飾始終  
贈官如故事 誅德冠羣公臣意終何慕西京復仲

翁

冬夜讀山海經感賦

兵禍肇蚩尤本出庶人雄肆其貪饕心造作兵與戎帝  
受立女符始築肩髀封龍駕俄上僊顓頊方童蒙康回  
怒爭帝立號爲共工首觸天柱折乃與西北通坐令赤  
縣民當彼不周風爾臣何人號相繇蛇身九首食九州  
蠹草則死蠹木枯歛尼萬里成澤湖神禹殺之其血腥  
臭不可以生五穀湮之三仞土三涘戕戕羣帝臺南瞰

昆侖虛偉哉萬世功微禹吾其魚黃帝治涿鹿共工處  
幽都古來朔易地中土同膏腴如何君與民仍世恣毒  
痛帝降洪水一蕩滌千年剛鹵地無膚唐堯乃騷咨南  
就冀州居所以禹任土不及幽并區吁嗟乎敦薨之海  
涸不波樂池灰比昆池多高岸爲谷谷爲阿將由人事  
匪有宅斷鼇鍊石今則那柰汝共工相繇何

小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釣鐘花賦謝

偈仄復偈仄海壖受一墨庭除確無土井谷深無天舐  
頂眠羣兒積薪皮陳編欹枕何所見皚皚白盛鮮登樓  
何所見轟轟萬竈煙校雅辨芳茶識篆得鱖鯉興來閱  
畫障卻看江南山雲氣盪東海嘉樹森西園衣帶繞北  
江芳草被南阡市樓一迴合蒼翠空無端峩峩故紙堆  
兀兀文字禪荒荒時運盡邁邁我生觀幽谷掣巖電迴

照羣動前短智躡天後深憂居人先雨水告歲道簷霽  
鳴潺潺窮陰增積慘逝水悲徂年時晏孰華余長者忽  
有頒便娟花數叢爛漫珠一簞兒傾儲粟餅婦徹薦新  
盤僮媪紛濯漑新井汲寒泉未能插晴昊亦足媚幽閒  
徙倚溫雒神雜佩來姍姍王母下樂池玉勝黃琅玕何  
期周饒國一昔會羣仙蘇魂聚窟香忘憂北堂護零陵  
惡可辟合歡忿且蠲相期游汗漫復此得適寬公詩天  
下雄揖讓蘇與韓我慙籍湜輩來廁晁張間冀以寸莛  
細一叩洪鐘宣詰朝唱佞子政可毆神姦賦詩答嘉貺  
定致風伯篇

張小帆中丞索詠南皮張氏二烈女詩

庚申

中丞教作烈女歌五年宿諾嗟蹉跎去歲養痾北海上  
督責乃枉高軒過我生恨識前輩晚相國精魂箕尾遠

昔隨書局趨東閣頃以部民謁南阮朱顏白髮韜英姿  
想見手夷徵側時十載江湖瞻北闕一門忠孝數南皮  
烈女同出南皮張清門迴與高門望孰云部婁無松柏  
鬱鬱雙幹蟠穹蒼陵谷推移名節變昔人所尊今人賤  
畫墁居然傲國工戚施乍可呼邦媛誰與賦詩陳彝倫  
濡染大筆勞山人羣公題詠吾能記若有人兮水竹邨  
邨人皤然一詩叟趣取大物亦何有末流那解盜聖智  
異俗何時還淳厚吁嗟乎箕斗之間析木津間氣終然  
鍾婦人兩條恒衛東流去萬古巍巍二女墳

長短句

乙巳至  
己酉

少年游

垂楊門外疎燈影裏上馬帽簷斜紫陌霜濃青松月冷  
炬火散林鴉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跌宕歌

詞縱橫書卷不與遣年華

阮郎歸

美人消息隔重關  
川途彎復彎  
沈沈空翠壓征鞍  
馬前山復山  
濃潑黛緩拖鬟  
當年看復看  
只餘眉樣在人  
間相逢艱復艱

蝶戀花

昨夜夢中多少恨  
細馬香車兩兩行  
相近對面似憐人  
瘦損衆中不惜拏帷問  
陌上輕雷聽隱鱗  
夢裏難從  
覺後那堪訊蠟淚  
窗前堆一寸  
人間只有相思分

虞美人

碧苔深鎖長門路  
總爲蛾眉誤  
自來積毀骨能銷  
何況真紅一點臂  
砂嬌妾身但使分明在  
肯把朱顏悔從  
今不復夢承恩  
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

浣溪沙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裝駿馬照山川  
閒拋金彈落飛鳶  
何處高樓無可醉誰家紅袖不相憐  
人間那信有華顛

點絳脣

厚地高天側身頗覺平生左  
小齋如舸自許迴旋可  
聊復浮生得此須臾我  
乾坤大霜林獨坐紅葉紛紛墮  
蝶戀花

滿地霜華濃似雪人語西風瘦馬嘶殘月  
一曲陽關渾未徹車聲漸共歌聲咽  
換盡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  
依舊年時轍自是浮生無可說  
人間第一耽離別

又

斗覺宵來情緒惡  
新月生時黯黯傷離索  
此夜清光渾



似昨不辭自下深深幕  
何物尊前哀與樂已墜前歡  
無據他年約幾度燭花開  
又落人間須信思量錯

又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間昏和曉  
獨倚闌干人窈窕  
閒中數盡行人小  
一霎車塵生樹杪  
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  
薄晚西風吹雨到  
明朝又是傷流潦

又

黯淡燈花開又落  
此夜雲蹤知向誰邊著  
頻弄玉釵思舊約  
知君未忍渾拋却  
妾意苦專君苦博  
君似朝陽妾似傾陽藿  
但與百花相鬥作  
君恩妾命原非薄

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  
飽更憂患轉冥頑  
偶聽啼鴉怨春殘  
坐覺無何消白日  
更緣隨例弄丹鉛  
閒愁無分況清

歡

清平樂

垂楊深院院落雙飛燕翠幕銀燈春不淺記得那時初  
見眼波靨暈微流尊前却按涼州拚取一生腸斷消  
他幾度回眸

浣溪沙

漫作年時別淚看西窗蠟炬尚沈瀾不堪重夢十年間  
斗柄又垂天直北官書坐會歲將闌更無人解憶長  
安

謁金門

孤檠側訴盡十年蹤跡殘夜銀釭無氣力綠窓寒惻惻  
落葉瑤階狼藉高樹露華凝碧露點聲疎人語密舊  
歡無處覓

蘇幕遮

倦憑闌低擁髻豐頰修眉猶是年時意昨夜西窗殘夢  
裏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恨來遲防醒易夢裏驚疑  
何況醒時際涼月滿窓人不寐香印成灰總作回腸字  
浣溪沙

本事新詞定有無斜行小草字模糊燈前腸斷爲誰書  
隱几窺君新製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區區情事總難  
符

蝶戀花

裊裊鞭絲衝落絮歸去臨春試問春何許小閣重簾天  
易暮隔簾陣陣飛紅雨刻意傷春誰與訴悶擁羅衾  
動作經旬度已恨年華留不住爭知恨裏年華去

又

窗外綠陰添幾許，賸有朱櫻尙繫殘紅。住老盡鶯雛無  
一語飛來，銜得櫻桃去。坐看畫梁雙燕乳，燕語呢喃  
似惜人遲莫。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間總被思量誤。

點絳脣

屏却相思，近來知道都無益。不成拋擲。夢裏終相覓。  
醒後樓臺與夢俱明滅。西窗白紛紛涼月。一院丁香雪。  
清平樂

斜行淡墨，袖得伊書跡。滿紙相思容易說。只愛年年離  
別。羅衾獨擁，黃昏春來幾點啼痕。厚薄不關妾命淺。  
深只問君恩。

浣溪沙

已落芙蓉并葉凋。半枯蕭艾過牆高。日斜孤館易魂銷。  
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間爭度漸長。

宵

蝶戀花

月到東南秋正半雙闕中間浩蕩流銀漢誰起水精簾  
下看風前隱隱聞簫管涼露溼衣風拂面坐愛清光  
分照恩和怨苑柳宮槐渾一片長門西去昭陽殿  
菩薩蠻

回廊小立秋將半婆娑樹影當階亂高樹是東家月華  
籠露華碧闌干十二都作回腸字獨有倚闌人斷腸  
君不聞

觀堂集林卷二十

烏程韓氏校  
琴書籍上記